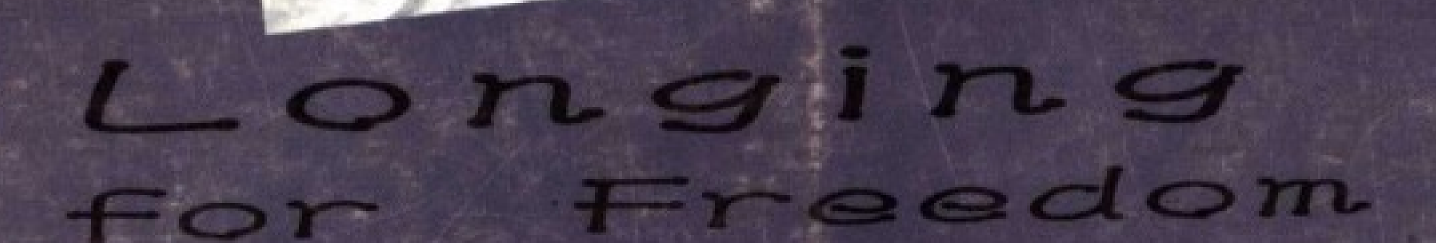
拉美当代著名诗人
拉乌尔·苏里达诗选

[智利] 拉乌尔·苏里达 著
赵德明 译

云南人民
出版社

渴望自由

Longing for Freedom



對·理·象·意

立意造象 —→ 王玉辉 —→ 张力山 —→ 装帧设计



ISBN 7-222-03025-5/I · 815

定价: 12.00 元

渴望自由

Longing for Freedom

拉美当代著名诗人
拉乌尔·苏里达诗选
[智利] 拉乌尔·苏里达 著
赵德明 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渴望自由/(智)苏里达著;赵德明译.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ISBN 7-222-03025-5

Ⅰ.渴… Ⅱ.①苏…②赵… Ⅲ.诗歌-作品集-智利-现代 Ⅳ.Ⅰ78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9933 号

Raúl Zurita
Longing of Freedom

根据智利大学出版社(©Editorial Universitaria,S. A.)
1997 年版译出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渴望自由
拉乌尔·苏里达诗选
赵德明 译
※ ※ ※

责任编辑 海 惠	开本 850×1168 1/32
封面设计 王玉辉	印张 7.5 字数 160 000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云南新华彩印厂 印装
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2-03025-5/I·815 印数 1-3 000
定价:12.00 元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出版说明

拉丁美洲是一个举世公认的充满创作活力的大陆。拉丁美洲文学早就表明，它具有其他地区文坛少有的活力，并且已经占有受到当代文坛特别关注的地位。它为当今世界提供的新的文学发展模式和经验，有着巨大的借鉴价值。

为全面、系统并有计划地向我国广大读者、作家和文学研究者介绍拉美优秀文学作品，满足阅读、欣赏、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需要，我社与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经过友好协商，决定从1987年起合作翻译出版"拉丁美洲文学丛书"。丛书以拉美现当代名家名作为主，全部从西班牙及葡萄牙文原文译出。

在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的支持下，我们拟通过几年的努力，使拉美优秀文学作品的介绍工作在我国形成一定的规模和特色，为繁荣新时期文学，为世界文化积累和交流作一点微薄的贡献。

译者的话

拉乌尔·苏里达，智利当代诗人，1950 年 1月 10 日出生在首都圣地亚哥，大学期间攻读建筑工程专业。1979 年开始诗歌创作,以《炼狱》、《天堂前》和《新生活》三部内容有联系的长诗轰动了当时智利的诗坛。1982 年，纽约的拉丁美洲侨民团体赞助苏里达雇用飞机在这个世界最大的城市上空，使用喷出白烟的方法写下这样的句子：“我的上帝是饥饿”、“我的上帝是癌症”、“我的上帝是白雪”、“我的上帝是空虚”、“我的上帝常说‘不’”、“我的上帝是伤口”、“我的上帝是幻灭”、“我的上帝是贫民窟”、“我的上帝是腐肉”、“我的上帝是痛苦”、“我的上帝是天堂”、“我的上帝是上帝之爱”、“我的上帝是潘帕草原”、“我的上帝是奇卡诺人”。感动了纽约上千万的观众。对于西班牙语世界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强烈影响。此后，他又创作了《歌唱消失的爱情》(1985)、《天堂空荡荡》(1986)、《智利之爱》(1987)、《爱河之歌》(1993)、《不恐惧,不悲伤》(1993)等作品。1999 年 6月，在智利进修的赵亚茹女士来信说，5 月份，苏里达又有新作问世，智利总统、文化部长、文艺界知名人士纷纷到首发式现场祝贺。智利的文学评论界一致看好苏里达的创作成果。有的评论家甚至认为“苏里达是世纪末的聂鲁达”。

1998 年 11 月，云南出版代表团访问智利期间，出席了国际图书博览会，了解到苏里达在诗歌界的重要地位并且会见了这位诗人，接受了诗人委托出版中译本的授权书。此前，1997 年，智利政府在履行智 – 中文化交流协定的过程中，特别推荐苏里达来中国访问。在华期间，苏里达广泛接触了中国拉丁美洲文学研究界的学者和中国诗人，还在北京大学西语系作了学术报告。他讲话的内容和个人风采给中国朋友们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苏里达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个人感情方面说，是因为 70 年代末他感到孤独、不幸和苦闷。1993 年，他在再版诗集《天堂前》的前言中写道：“这个时代可以让我们相信的东西实在不多。但是其中有件事可以让我们确信：如果有人写诗，那是因为我们感到不幸。我想，著书、作画、谱曲的惟一原因就是如此。在一个较为宽松的世界里，艺术大概就无需存在了，因为生活，它的每个粒子、人们的每种激情，其本身就是一首首诗歌，就是一曲曲音域辽阔的交响乐，就是一幅色彩斑斓的壁画：蔚蓝的天空、雄伟的安第斯山脉、浩淼的太平洋、金色的海滩和沙漠。于是，诗歌和爱情之间也就不要话语来节制了。”1979 年，他发表的三部长诗就是讲述这人间不幸的。他说：“我在写这些诗歌的时候，与多数国人一样，是生活在一种残酷、恐惧、血腥的氛围里。”显而易见，这里指的是 1973 年通过军事政变杀害了合法总统阿连德而取得了政权的皮诺切将军治下的智利。逮捕和枪杀一切持不同政见者是皮诺切政府每日的功课，追踪和刑讯让警犬们忙碌得终日团团转，全国处于“连树叶都在发抖”的状态。但是，苏里达坚信：“人间仍然有爱情和可以渴望的自由。”小时候，他曾经看到

过一架飞机用喷白烟的方法写下“Perlina”(“珍珠色”)的字样,“此事让我终生难忘”,望着自由的蓝天他渴望着写出这份激情。

在苏里达的诗歌中，安第斯山脉、太平洋、海滩、河流等自然风光占据了绝大部分篇章，这表现了诗人对祖国大地的热爱，表现了诗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视，同时也反映了大好河山在“人类物质文明发展”的摧残下，生态环境出现了严重的危机：草原被烧毁，森林被砍伐，河水被污染，海滩上布满了垃圾……人类一天天在毁灭自己的生存环境。这使得苏里达在诗中不能不大声疾呼：“整个海滩已经变成了溃疡！”“智利在呐喊,因为谷地在燃烧！”他渴望着“愿沙漠和冰川鲜花遍地！”“阳光、平原和激流构成水的交响乐。”

热爱人民，是苏里达诗歌的又一显著特点，也是他诗歌创作的力量源泉。在这部《苏里达诗选》中，为农民、船工、伐木者、筑路工……底层的人们写下的诗篇中，强烈地表现出诗人的正义感，他痛斥大庄园主的“横行霸道，巧取豪夺”，士兵们的滥杀无辜，工头对伐木工的欺诈和侮辱…… 与此同时，他相信爱可以战胜不幸和痛苦：“只要有了爱,我们可以在激流中得到重生！”

苏里达今年49岁，已经不在年轻人之列，但是他的诗歌仍然充满青春的激情，仍然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这当然与他作品的艺术性有直接的关系：抒情，讲究意境，重视韵律，主要让鲜明的形象和生动的比喻说话……但是更令读者惊喜和赞叹的，是这美丽的艺术形式里面包涵着一团团灼热的火焰：热爱人民，热爱生活，热爱祖国的山山水水，痛恨独裁专制，痛恨剥削压迫，痛恨对大自然的亵渎与破坏；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在黑暗中呼唤光明，在白色恐怖中为

自由呐喊。这大概就是他能够成为“世纪末的聂鲁达”的主要原因吧。

最后，需要声明的是：这部诗选的译者不会写诗，也不会翻译诗歌，只是由于阴差阳错的缘故，参加了接待苏里达的来访工作，因此结识了这位诗人。后来迫不得已地接受了翻译的差事，实在不自量力。如果这个中译本诗选能够传达苏里达的一些激情给中国读者，那也就不算枉费心力了，尤其是在这个二十世纪北京最后、也是最燠热的一个夏天里的劳动了。

1999 年 8 月 4 日于延庆

目　录

新 生 活

——1982年6月美国纽约拉丁美洲裔侨团赞助租用一架可以喷洒烟雾的飞机在纽约的蓝天上写下这样的诗行：

我的上帝是饥饿
我的上帝常说“不”
我的上帝是腐肉
我的上帝是癌症
我的上帝是伤口
我的上帝是痛苦
我的上帝是白雪
我的上帝是幻灭
我的上帝是天堂
我的上帝是空虚
我的上帝是贫民窟
我的上帝是上帝之爱
我的上帝是潘帕草原
我的上帝是奇卡诺人①

①指操西班牙语的美国公民或墨西哥后裔的美国居民。

苏 里 达

仿佛在梦中，一切都消失的时候
苏里达告诉我：一切会平息；
因为在黑夜最沉重的时刻
他曾经看到一颗星。于是，
我蜷缩在木舟的舱底
感觉曙光重新
照亮了我已经熄灭的眼睛。
足矣。我感到困倦笼罩了心底。

智利的海滩（一）

这并非智利人的命运：
哭泣着远离……整个海滩
在他们眼中变成纯粹的溃疡

人们看到的不是海滩，而更像是
仰望天空在破晓　　那白色仿佛不属于
眼睛　整个智利闪烁着人们清洗的开放溃疡。

1　泪水湿透全身，他把衣裳抛入水中

2　人们仿佛看到他赤身裸体缩成一团
浑身不停地颤抖着　　　　用两只手
捂住从每个伤口里汩汩流出的脓水

3　您们可能看到他一副幽灵的模样
看到他如何拥抱自己　　浑身发紫　　呻吟
同时他眼中天空的颜色渐渐消失

因为这不是人们看到的海滩　　而是
所有的溃疡都喷洒在他们身上　　白色　疼痛
仿佛集中在人们瞳仁里的祝福喷洒在身上

4　因为从前绝非如此由海滩那里再生破晓

5　这是海岸上开放的溃疡本身在闪烁发光

6　这是所有的海滩在闪烁发光　　它们刚刚
　从那里面向清洗过的视力表示敬意

因为人们看到的不是这样的海滩　　而是
它们的溃疡在慢慢延伸直到海滩
整个智利从那里开始把衣物抛进
水中　　智利的法衣发亮、光辉灿烂
面对他人清洗着每况愈下为之哭泣的命运。

海滩（二）

诸位 请看智利的海滩
甚至连尘土也闪耀在那
成双成对的狂欢晚会上。

1 智利海滩在人们眼中就是节日

2 因此连落在人们脸上的尘土在
眼里也生辉　　幸福地洗涤裹尸布

3 因此祖国闪闪发光一面从尘土上
站起来　仿佛眼中的海滩在闪烁
发光　　为着连被埋葬者也能看到
海岸上那幸福的人们在笑语欢歌

海滩（三）

请看：海滩在风中摇晃：
整个智利重新出现仿佛
地平线上的一片片牧场

1 整个智利重新出现仿佛
地平线上的一片片牧场

2 因此海滩好像麦穗一样摇晃
面对着他们　　遥远地发散在空气中

3 做梦人们也不知道整个祖国重新出现
我们仅仅是祖国里一片片牧场
摇晃在地平线上　仿佛海市蜃楼
面对着您　　为这样的空气亲吻海岸
整个智利在风中使得海岸光辉灿烂

海滩（四）

那些天空都钉上了天蓝色：
您在那些苦难的海滩上
仅仅是一条地平线而已

1 智利的海滩曾经是地平线和苦难的地方：
您亲自赤身在无人的海岸上空
渐渐地变成一片蓝天

2 因此十字架也曾经叫做智利的海滩：
人们划着小船向海滩靠拢　　可是
没有在水中留下余波　　而仅仅是
人们梦寐以求的一片蓝天　　笼罩着贫穷

3 因此连各种思想也不能遮蔽这苦难
地方的十字架　　您就是这里的苍穹
遮盖着那贫困的生活　　开放地　笼罩
整个祖国　　把地平线上的一片蓝天
嵌在人们的眼中

海滩（五）

智利在自己的海滩上
找不到半点清白　　已被乱石消灭
谁也不能从这些伤口脱身

因为已被乱石消灭谁也在海滩上
找不到半点清白而是祖国的伤口
开放的溃疡　　仿佛用本身的黑影
挡住人们的视线

1　它紧紧抓住大陆架自己亲吻自己

2　从来没有人听到过如此热烈的哀求
发出哀求的是它亲吻自己臂膀的嘴唇

3　从来没有人看到过如此巨大的深渊
那是它在自己臂膀上留下的齿痕
它在颤抖　仿佛在绝望中要吞食自己

因为已被乱石消灭　　智利在自己的海滩上
看不到半点清白　　而是它自己的影子飘浮
在死亡的空气中　　仿佛在这个世界上没有
谁能在人们面前让智利人起死回生

4　但是智利的伤口有可能成为海滩的清白

5　到那时我们有可能成为海滩
　　它曾经从自身的伤口上竖起一片清白

6　只有到那时智利全体居民才有可能
　　包括自己也变得清白　　人们曾经在
　　海滩上浑身肿胀　期盼着一片清白

在那个乱石消灭了智利的地方，它看到了自己
如何赢得了海滩上的一片清白　　为了我们成为
那里的一块块石头　　我们抛上空中的石头　　虽然
卧病　　虽然躺倒我们要洗涤自己祖国开放的伤口


我看到他扔掉了船桨：

闪闪发光的海滩

1　对于智利那不曾命名的海滩
　　智利的海滩仅仅是一个绰号

2　面对那时叫做祖国无名的海滩
　　整个智利只是面对海岸的绰号

3　被命名以后　　甚至连无名氏也成为
　　海滩上的圣徒　而在不久前还是人们
　　眺望的无名海岸

因为智利不是智利海滩的名字
仅仅是一些绰号冲刷着海岸
为了让那些多岩石的海岸也得到命名
让人们喊出他全部子女的名字

4　我们的子女曾经是一个绰号
　　在多岩石的海岸上撞得泡沫粉碎

5　命名以后　　它们自己就成为
这些海岸的圣徒列传

6　所有的无名氏都因此曾经是
祖国温柔的子女

因为智利的子女曾经不是智利的温柔子女
而是重新复活在多岩石的海岸里的圣徒
为了命名以后它们可以成为那里人们呼喊
企盼的父亲

7　因为我们曾经是智利在多岩石海岸
呼喊的父亲

8　智利曾经是人们为之哭喊的爱情

9　那时整个智利梦想着给海滩命名
充满喜悦的风　　闪闪发光的风
为所有这些风人们喊出曾经梦想的
经过祝福的命名

海滩（七）

很多人会说这是乌托邦
因为智利居民赖以生存的仅仅是
在捕鱼和买卖交换中，可以分享的
东西、劳动的成果。他们居住在
海岸上的木屋里；来往更多的不是
人类，而是人类的幽灵和圣徒的画像
守护着人们平息着浪涛的愤怒叫嚣。
没有人说话，可是在那风暴嚣张的日子里
人们脸上的宁静比大海的喧闹更加强烈
无需放开喉咙高声祈祷
因为整个宇宙就是他们的圣殿。

1 荒芜人迹所有的海滩变得傲慢起来
仿佛一种洗涤人们瞳仁的视力

2 因为智利曾经是从海滩上向我们挥手告别的儿子
我们曾经是向它辞行的地平线　　黯淡无光的
地平线　　目光注视着祖国的眼睛

3 因为那遥远的世界不再有海滩，只有孤独的视线
那里亡人向我们挥手告别，把再见嵌在他们的
眼中
复活以后充满生命的活力仿佛羊羔们在激动的
天空下祖国哭着重新亲吻自己的子女

海滩（八）

先生，如果你从前认识我的父亲
你会像我一样地爱他，
他的确如同天使一样
——当然假如你要描绘他的话——
如果你真的愿意，而不是因为写诗，
而是因为如果可以这样谈起他：
那是一条好汉。
他的路并非一贯正确，可是从来不比
别人更坏，他比任何人都更热爱祖国。
他从来没有进过教堂，但是，这一点
你可以理解他，
这些海滩一度是他的大教堂。

1 那些海滩一度是纯洁的，与天空
映衬　黎明时分面对它们上升

2 因为它的子女们曾经是波浪冲刷着
海岸；这智利天空遥远的海滩浸泡着

人们的承诺，那一望无际的遥远天空

3 **因为智利终将成为动人的大海**
与天空交相映辉，为了让大海沐浴
人们期待的诺言，如同盼望黎明
只有大海才能让人们快乐地眩晕
从各个角度为人们延伸海岸，父子
曾经拥抱的海岸

海滩（九）

1　整个智利曾经旗帜般地面对海滩飘扬

2　因此天空从来不是天空，而仅仅是蓝色
飘扬在自己的旗帜上

3　因此海滩不是智利红色的海滩
而仅仅是风中的布条　仿佛
破衣烂衫　　飘扬在那片天空上

因为智利所有的旗帜破布般地飘扬在
人们仰望的颜色之上，甚至由于破碎
自己的旗帜上没有颜色，而仅仅是一块
破布遮盖着人们的身体　虽然还活着
却处于麻木状态　在海滩上退去颜色

4　因为退去了颜色，智利开始用破布装扮自己

5　破布就是海滩用来装扮自己的颜色

6　如同一面旗帜，他们就是风吹雨打
　　祖国平凡的儿子

因为所有的旗帜如同布条一样地升起
它们变成了涂抹在自己儿女身上的颜色
麻木的儿女　衣裳褴褛的儿女　仰望着
那颗孤独的星，智利用它来淹没人们的视力

7　那颗星于是成为祖国
　　飘扬在一颗颗麻木的心中

8　它如此孤独甚至连智利本身
　　也变成繁星密布的天空

9　所有的天空于是如同星座一样
　　竖立起来　人们曾经希望星座
　　在整个宇宙迎风飘扬仿佛眼前的海滩

智利的海滩（十）

我曾经看到他放下船桨蜷成一团
缩在舱底　　　　　　　　　海滩仍然
在他朦胧的目光里闪闪发光

在他眼里，海滩仍然闪闪发光，但是仅仅如同
一块非现实的领土模糊了人们的视线　　长长的
会消失在一个新世界里的领土，浸泡着人们
信任的海岸

1　变成幽灵以后，他感觉到船桨如何
　　从手中溜走

2　浑身湿漉漉　　　整个生命在离他而去
　　仿佛生命本身就是从他手指间离去的船桨

3　甚至他自己的呼吸听起来都是别人的，与此同时
　　他轻轻地蜷缩成一团　　　　仿佛一片雪花

落在随风飘荡的船板上

因此海滩将永远不在他眼中发光
但可能有另外的光芒嵌入他的瞳仁
那是新世界的光芒　　瞳仁是无光泽的
漂移不定　　仰望着泪水盈眶的地平线

4　因为只有那里海滩才在他眼中发光

5　他刚刚感觉到来自海岸的冷风
吹拂着他的面颊

6　只有那里他才能哭泣，不必克制自己
为那个再次让他热泪盈眶的海滩哭泣

因为海滩永远不会在他眼中闪闪发光
而是更好地传播各种乌托邦思想如同
发自肺腑不可克制的哭声　撕心裂肺
使得整个智利看到了海岸变得清白
在这些梦想的照耀下得到人们的敬重

整个祖国在人们眼里变得洁白起来：

星罗棋布的海滩

智利的海滩就是一种乌托邦思想
欢喜快乐的您永远不会说出
那次飞行里是不是已经灵魂出窍

1 幸福的他们永远不会说出
在这次飞行里是不是已经灵魂出窍

2 因为那时海滩不是智利的乌托邦思想
而是您本人就是人们盲目寻找的海岸
盲目得如同幽灵　他们之间互相摸索

3 盲人聚集的地方每个生命摸索寻找另外的生命
直到不再有生命为止，只有茫茫一片空白
使得死人中间的乌托邦为他们发光
干瘦的死人　　互相触摸　　如同我们眼前的空气

4 因此无论我还是您，虽然陶醉在欢乐之中
都无法说出死人的灵魂已经远离咱们而去

从那里整个智利正在浮出水面摸索着乌托邦
仿佛这些思想本身就是我们生命的海滩
变形的海滩　　洁白之极的海滩　　在这次向上的
飞翔中为我们的祖国歌唱

海滩（十二）

智利的海滩现在是白色的
过去连它的恳求都变成盐
借助泪水流淌到四面八方

1 那些海滩过去只是人们面颊上盐的痕迹

2 发白的海滩　在智利的防波堤上
如同海岸一样延伸开来　人们看到它
消失在他们的恳求之中

3 那里从来没有过单一的梦，只梦见浪涛
而是在寂静中所有的恳求都在变成梦想
把人们沉入其中　　仿佛一条船在别人
脸上耕出盐的痕迹

4 因为海滩已经变形，甚至连岩石都倾听
这个世界的哭泣，而另外一个世界正在
变成浪涛中的恳求，那个向海滩划船而来的

地方就是整个智利：黎明时分面对着我们
仿佛一层盐巴为我们这条地平线的海岸披上白色

海滩（十三）

不要为这些消失的海滩哭泣
风暴来临，风暴不能熄灭
他们眼神中的温柔

1　仿佛一阵礼炮，人们眺望的海滩
慷慨地向远方散去

2　从北到南分裂开来，仿佛天空本身
脱离地平线爆炸出来

3　这里沿着地平线，生命脱离人们的视线远去
清澈透明如同海滩，在岩石中显出自己的身影

4　远离而去　　所有的海滩在宁静中爆炸
炸瞎了人们的眼睛　　为了连祖国也仅仅是
生命航道上的一条路　　狂风暴雨　　如同
一场十一级风暴　望着整个智利消失在
这些海岸无限的温柔里

智利的海滩（十四）

他满面春风望着眼前海滩的闪光
依稀在梦里　　甚至石头也逐渐
消失在泪水汇集而成的海洋里

整个智利都逐渐消失在这片泪水的海洋里
直到仅仅留下一条痛苦的破布浸泡在
海岸旁　　绿色　　湿漉漉　　仿佛一声
诅咒炸毁了它，除掉了它眼中的神采

1　整个祖国在它眼中逐渐发白

2　因此泪水逐渐汇集起来直到
泪水成为想象中祖国的一片绿色

3　因此甚至叹息面对智利消失的绿色
也在变成五颜六色　　　悦目的绿色
不存在的绿色　　同样的光线在人们的

目光里逐渐留下的颜色

因为所有的眼泪汇集起来直到
吞没峡谷中的绿色　　痛苦的绿色
想象出一片海滩快活地收集废料

4　那时整个祖国是在复活
用自己的废料装扮自己

5　因此连山丘也随着祖国的呼喊
欢喜跳跃

6　因此整个智利重新变绿，与此同时
泪水流淌出来湿透了智利　　仿佛
画稿上的暗影　　在这样的空气里
泪水覆盖的峡谷舒展开来

因为消失的祖国那时在复活之中　　仿佛
把废料化做光明的海滩　　那里复活的
包括智利的石头也起来快活地呐喊
发狂般地呐喊　　兴高采烈　　望着整个宇宙
复活的海滩让人们眼里露出节日的目光

乌托邦思想

1 整个北部沙漠一度可以成为圣母院，可它是智利的沙漠

2 所有的海滩一度可以成为 Chartres[①]，它们仅仅是智利的海滩

3 整个智利一度可以成为我们的圣母
荒芜人烟的这些景物只是智利消失的风光

智利的居民本可以不做智利的居民，而成为
让他们升天的祈求，甚至独占他们仰望的天空
甜蜜地　怕羞地　　流露出来　好像谁也没有
注意他们的眼神

4 因为天空一度可以不成为天空，而是它们自己

① Chartres：法国巴黎北部一名胜古迹。

天蓝色的　　覆盖那仿佛一片空白的荒凉景象
人们天天看到的景象

5 因此他们本来有可能成为智利温柔的居民
沉默　卑贱　居住在他们祈求的小教堂里

6 那时他们自己本可以成为遍布智利的小教堂

那时智利本可以不成为智利的风光，可是能够
成为人们仰望的蓝天；那时的风景本可以成为
人们顺口溜出的永远祈求　　如同一阵风
把整个祖国变成布满苍天的爱

7 因此智利将成为布满我们苍天的爱

8 到那时甚至连盲人也会看到他们的祈求
快乐的升天

9 静静地　我们大家到那时将会看到整个天空变得崇高
清澈透明　　一片光明　　如同一片海滩把布满祖国的爱
送到我们眼前

我们重新看到了星星

缩成一团，互相依偎，躺在舱底
突然之间，我觉得：风暴、黑夜和我
已成一体；
我觉得：大家可以幸存
因为幸存下来的就是整个宇宙，
那仅仅是一瞬间，因为随后暴风雨
重新在我大脑里爆发
恐惧增加
直到那另外一个世界让我的灵魂模糊
那仅仅是奇怪的瞬间，但是哪怕我的生命逝去
也永远不会忘记那一瞬间！

驱除了光线　那群人的双脚
似乎勉勉强强擦过地面

（《风的高峰》 145 页）

安第斯山进行曲

在 远 方

（一）

天色已晚，当他拍拍我肩膀的时候
命令我说：
“去把你的儿子杀掉！”
我笑着反驳道：“算了吧！”
“有这么开玩笑的吗？”
“好吧。既然你不愿意，那是你的事情。
可是你要记住：我是谁！以后可别抱怨！”
“行啊！”我听见自己这样回答说。
“你要我在哪里杀儿子呢？”
于是，说话的人仿佛风一样地嚎叫，他说：
“远处，在智利那没有方向的安第斯山里。”

（二）

满脸血污，我敲他的门：
“您能帮帮我吗？”我问他。
“这里我有一些朋友。”
“走开！”他回答说。“不然我就把你踢出去！”
“行啦！”我劝他。“您知道人们也驱逐过耶稣。”
“可你不是他！”他答道。
“走开！不然我砸烂你的狗头！我可不是你父亲！”
“求求你了！”我在坚持。
“外面这群人都是您的儿子……”
“好吧。”他口气缓和下来。
“你带他们去希望之乡吧！”
“可是那地方在哪里啊？”我问他。
于是，仿佛说话的人是颗星星一样，回答我说：
“远方，在智利安第斯山里没有方向的地方。”

（三）

我从梦中突然醒来，听到他躲在
夜幕后面
“喂，苏里达，”他对我说：“拎上你的妻子和儿子，赶快离开这里!”
“别开玩笑了!”我回答道。
“让我安安静静睡觉！我正梦见一群行走的大山

“忘掉这些蠢话!快点吧!”他在催促我动身。
“你别以为自己掌握了世界的全部时间！领袖就要来临。”
“听我说!”我答道。“你想想!多年以前你就把我控制在蒙昧里，别打算再重复那老一套了！我不是约瑟!”
“快上大路!不要争论了!你很快就明白真相了。”
“好吧。”我几乎是哭着回答说：“可她在什么地方才能安静地分娩呢?”
于是，仿佛就是那十字架本身发出了上帝的启示，他回答说：
“远方,在智利安第斯山那没有方向的地方。”

安第斯山之颠

安第斯山进行曲

群山（一）

1　群山从那里开始运动

2　震动过后，一片雪白啊！是的
安第斯山之颠冰冻、雪白

3　山峰与山峰逐渐脱离，如同开放的伤口
慢慢地离开　直到白雪把它们治愈

4　于是，巍然挺立　仿佛一种思想
把群山动员起来　从冰雪覆盖的山顶
从那些岩石本身　从那稀薄的空气
惊心动魄的智利群山开始了它那
无规律的前进

群山（二）

雪山的精灵是白色的
白色的是风后面的黎明
但是更为、更为洁白的
是那疯癫的群山，走近来

1 白色的是安第斯山的波涛
它们如同激浪般地走近来

2 从风和雪的地平线上
群山四溢　大海也无法阻拦

3 仿佛群山从来不是如此　仿佛它们
从来没有停留　　仿佛天空本身
在呼唤群山　　于是人们都能看到
群山后面海洋的湛蓝　　引起骚乱的
湛蓝　　美洲的湛蓝　　群山行走在
这片大草原

群山（三）

啊，如果有人能够知道
群山为什么来到这里

（艾马拉人之歌）

1　没有人到山里去过　　胡说是群山
离去了

2　面对圣地亚哥群山留下剪影　　如同
雪白的长城　逼近　高大　痛苦　冰冻

3　从安第斯山背后　　山峰推动山峰　　如同
起伏的长城　纯粹出于恐惧锁住了脚步：
我们害怕　　疯狂的群山如此说　安第斯后面
它们在逼近

群山（四）

寒冷是这些迷宫的黎明
这些风景在呐喊中醒来

1 我们病倒了　　群山这样喊叫
山顶上冰封一片

2 我们也病得很厉害　　中央大草原
如是回应　　寒冷刺透了平原　　仿佛
这是对群山的回应

3 但是，它们知道寒冷是群山的诅咒
它们知道恰恰如此草原必须躺在
安第斯山的旁边，直到死神把我们
同它们一起冻僵　　活活地流血　面对
黎明　　仅仅为着风景复活

群山（五）

白色还是已经离去的人们
在呼唤
是的，白色就是这些群山
在吞下的命运
（基切人的话）

1 雪山的天空是疯狂的
那些阵风哭泣着走过

2 威严　洁白　不留石头和草
直到万物雪白一片

3 但是　醉鬼们也不会相信疯狂的程度
与安第斯山一样；不会相信死亡就是
面对圣地亚哥的一条白色的山脉，于是
从祖国各地出发　外来的人们　仿佛
在驱赶着他们前进

群山（六

当有人死去的时候，于是
安第斯山脉醒来

（a.c

但是雪山仍然走了
“ 我们现在就是雪山。”
我们抗议道，一面站在地平线上。

1 如同死人一样，那些雪山正消失
在远方

2 与雪山对面的安第斯山脉早已经离去
可是它们的嚎叫依然在白雪上可闻

3 直到一切都不留下　　我们抗议这逃走的行径
仿佛我们就是那逃走的白色　　任性地在天外喊叫

4　**但是有人曾经认为：如果安第斯山走掉了，那么**
我们可以站立在地平线上，如同死人抄袭的白色：
我们就是走在路上的亡灵　　雪山对着智利嚎叫
把你的地方给我们让出来

雪山曾经到过那里

“ 再 见 ,傻 瓜 苏 里 达 !”他 刚 刚
来得及对我喊道。
“ 另外一个世界里再见！ ”

（g.m.）

它们也走掉了：
我们是行走的群山，它们说
为这些雪山我们也要回来

1 它们高高耸立在白色之上　伴随大雪行走
智利的景色死气沉沉

2 智利的安第斯山脉　　山里在呻吟
如同迷失的动物

3 死气沉沉的景色后面，一切都被覆盖，如同
可能覆盖了峡谷的动物　　冻死在寒风中

耸立在山后面

4 逃走告别这死去和活着的景色
甚至这一片雪白：我们这山中羊群
耸立的地方　冰冷和雪白　　在小雪里
从那迷失方向的长途行走中回来

领袖山脉（一）

面对安第斯山脉
从西方　仿佛夜幕
领袖山脉在前进

1　领袖山脉不是白色的

2　白雪无法覆盖这些西方的
群山

停住脚步　　面对安第斯山脉
等待着　　如同一条等待着它们全体
最后升高的黑带　　那里在西方
夜幕降临后，单独集合起来

3　因为面对安第斯山它们集合起来
如同西方的夜幕

4 因此白雪不能覆盖领袖山脉
它的峰顶是这些群山的黑夜

腰系黑带　面对智利的白雪　似乎
雪山仅仅是划破夜幕的尖刺　仿佛
它们要戴上安第斯山流血的皇冠

5 因此给安第斯峰顶加冕的白雪
是有鲜血的

6 因为只有死亡才是用鲜血抹在
地平线上的皇冠

7 于是　加冕之后　大家都看到了
领袖山脉围绕着智利　流淌鲜血
一望无际　如同一面黑旗
从西方包围我们

领袖山脉（二）

从这个国家的西方
那里只有天空高升
领袖山脉在前进

1 在东方领袖山脉不能耸立

2 如同黑夜　　那山里没有白雪

领袖山脉上没有白雪　　只有
天空给峰顶的侧影加上花边　那边
在西方　　只有空气高升　　把群山
强加在我们头上

3 因此只有天空似乎在取代
西方的山脉

4 因此没有白雪覆盖那群山的
逼近　　昏暗的群山　　凝固在空气中

从西方逼近，仿佛群山本身就是移动的天空
天空就是西方结实的木堆　　昏暗的木堆
在地平线上描绘出峰顶的面孔

5 但是任何人都没有西方山脉这张面孔

6 因此天空在移动，给群山让出
一张面孔

7 于是　描绘出的峰顶　　大家都能看到
领袖山脉占据了垂死的天空　　黢黑的
群山　　永恒的群山　　如同死亡的面孔
高升在白雪之上

领袖山脉（三）

在太平洋海岸后面
黑色的海岸绝无仅有
领袖山脉正在前进

1 对于领袖山脉来说
安第斯山无足轻重

2 领袖山脉更高，可是
风不为它堆积白雪

陡峭的群山　　躲在太平洋海岸的后面　　如同
拍岸的浪涛　　确定那群山最后的身高　　活动的
群山　　动荡不定　掀动着西方地平线

3 因为死亡就是掀动西方地平线的白雪

4　**因此死人们纷纷升到水面**
他们聚集起来　仿佛健壮人一样

5　**仅仅因此从安第斯山那另一侧升起**
升起了群山　　穿透了地平线

群山确定了身高　　泪水堆起来大山
泪水滚动在死人的面颊上　　于是
所有那些死人会把水位的最后升高
强加在我们头上

6　**因此对于领袖山脉来说，**
他们的面颊就是白雪

7　**如同我们聚集在山脉下面一样**
疲惫不堪　提高群山最后的身高

8　**于是，一些人站在另一些人上面**
我们都看到了领袖山脉脱离了
死人的包围　　高大的死人　绝对地
控制了地平线

天上的墓群（一）

用手指塞住自己的伤口
他看到圣特雷萨 24 次[①]
站在 24 座安第斯山的高峰
他刚刚来得及说：“ 修女，为我祝福吧！
天上的白色墓群正在为我打开。 ”

1　看看那些空洞的山脉吧！安第斯山
就是地平线上的墓群

2　草原红色天空的那边　那边
对，那边是属于可怕的雪原

3　群山停步和地平线变得更洁白的地方
风是白的，因为被积雪拦住啊，是的
天空的墓群是白色的

①圣特雷萨是西班牙中世纪著名的修女、神秘主义学家、才华横溢的女作家。

4 **我们争先恐后地奔向那白色的草原**
那里是智利的万花筒　　人们不看那
天上的墓群笑着说道：那就是在喝酒的
安第斯山脉　　人们指着墓穴　　它们从
地平线上打开

天上的墓群（二）

于是，它们化做白色的群山

她极力为自己辩护，因为心中
害怕便说“我没有笑。”
可是他说“不，你笑了。”

（《创世记》第 18 章 15 节）

1 于是颠倒的山脉开始散开
空心的山脉　在空气里翻腾

2 它逐渐上升，直到笼罩群山的天空
群山偷偷地　嘲笑我们大家

3 智利空心的山脉在延伸，仿佛天下移动的群山
不曾是山　群山都覆盖着白雪　遥远又寒冷的
群山“来找我们吧！”颠倒的群山笑着对我们说。

天上的墓群（三）

面对着曙光，大块蓝色的斑痕
颠颠倒倒的山顶
在每一个空白处
露出了你母亲的面容
她向上帝呼喊：请你饶恕他吧！

1　黎明时分，颠倒的群山汇入蓝天

2　安第斯山的那一面　　喜欢喊叫、嗡嗡作响
正在吞食其它的群山

3　面对圣地亚哥嗡嗡作响的群山
尽管刚刚耸立起来就嘲弄别人
高处陷入群山白雪的天空　　白雪
伤心地死去　　为这片世界和寒冷的
安第斯山脉呐喊

天上的墓群（四）

白雪从眼前散去
我看到了米盖尔·安赫尔
艰难地摇晃在
安第斯山的脚手架上
“忘了那件事吧！’我对他说：
“这一切是命中注定的。”
他回答道：“别打搅我！
你的脸我也要印在颠倒在天空的山峰上。”

1　地平线穿着丧服　颠倒的山峰喊道
一面在天空上打洞

2　我们是智利的水塘　安第斯高峰
从最冰冷的雪顶上回答说　天上的
山峰是冰冷的　冰冷的是颠倒的山峰

3　黎明时分的僵尸是冰冷的　天上的
冰峰喊道　蓝天包裹着安第斯山雪

是冰冷的　冰冷的是黎明时的天空　　群山
反驳说　后面是智利的水塘　一片死水

天上的墓群（五）

告别之后他们就消失了
被山顶所吞没

《波波尔 · 乌》）

如同尘埃那就是创造世界
于是高峰像螃蟹一样
从水面上升起

《波波尔 · 乌》）

1 你们应该向这些颠倒的山脉学习
与这些山脉相比，安第斯山仅仅是牧草

2 没有上帝没有法律　仿佛从黎明开始
永恒的雪就在推动山脉　缺水的山脉
无法满足的山脉　冷酷无情的山脉

3　**那就学习这些无法满足的山脉吧！**
黎明开始雪就在推动　年复一年地侵蚀
在永恒的白雪中锻炼　请记住：你们永远
摆脱不了群山的干旱　请记住！请记住：
要给群山当牧草

天上的墓群（六）

我看见圣奥古斯丁脸被划破
他从安第斯山最后一个雪峰
向我走来
“你别停步！”他马上对我说：
“在充满诱惑颠倒的天空上
他们也在寻找你！”

1　深陷　　饥饿　　浸泡在可怕的
白雪中：智利颠倒的天空

2　掏空那沉重的群山　　空洞的
对，空洞的是那诱惑的山脉

3　空洞的还有那僵尸的眼睛
智利深陷的天空如此评论
空洞的还有蓝天　　空洞的
还有白雪可怕的眼睛　亡灵
看着白雪反驳天空的评论

4 **空洞的还有山峰　　雪也是空洞的**
亡灵沐浴其中　　空洞的还有
哭泣的眼睛　　智利颠倒的天空
也随声附和：我们浸泡在可怕的
白雪中　　我们为群山记录　　因寒冷
而哭泣　　而颠倒

所有的大山

圣达·胡安娜伤痕累累地
攀登在陡峭的安第斯山上
呼唤着我一整套白雪的名字：
玛努埃拉、菲尔南达、费德里卡
她对我说：你是大山；上帝是
把你沐浴在纯净雪山的神仙

1 于是遥远的群山终于置身在天空

2 群山翻转过来　仿佛脑袋朝下　　坠落
在安第斯山上

3 如同帷幕在地平线上伸展开来
黎明　　升起　　一直囊括整个空间

4 于是　　在这个雪山的国家里　　刹那间
人们转身看到所有的大山都伸展在
地平线上　　通明　　透亮　　山峰后面
升起来天上那空洞的群山

芦笛洞山

仇　恨

1　于是，风吹雨淋之后：群山
来到又动身

2　从雪山白色的地平线上
由于清晨的寒冷，它穿戴起来

穿越充满仇恨的冰冻草原　仇恨的
小雪就是安第斯山在行进中穿越的平原
描绘下这些疯狂行动的巨大天空属于白雪

3　因此安第斯山群峰浸透了寒冷

4　恰恰因为如此疯狂行走的群山
才屹立在圣地亚哥对面

穿越人们望见的平原　　直到洒满一片仇恨
黑夜之后望着冰冻的清晨，这是多么地漫长！
因此群山顶上的白雪浸湿的天空是白色的

5　因此群山经常眺望的清晨是冰冻的

6　仅仅因为如此山峰冒着寒冷向下雪的
苍穹走去

7　恰恰因为如此行进中的安第斯巍峨的
群山屹立在圣地亚哥的天空　　因仇恨
而颤抖　　陡峭　　飞腾的山峰

瓦斯卡兰山脉

寒　冷

1　安第斯山脉的黎明寒冷
群山近在咫尺

2　如同鸭绒褥子一样掀动脚下
沉重的白雪　　飞舞着洒下雪白

上升直到透明的程度如同白雪山峰上
无限的风光　　安第斯山的长城一向透明
人们看到的梦中群山一向是平川

3　那时只有冰冻是这些风光里的
苍穹掀动的颜色

4　那时纯粹由于寒冷，平原的黎明
跌落在安第斯山后面　　仅仅是寒冷
渐渐消失仿佛一道光线落在雪中

雪花层层向空中前进之后山峰堆积起来
这就是面对智利的天空凝固的群山　　这是
寒冷抹去了这里风光的颜色

5　因为行进在平原上的美梦从来没有白色

6　因此智利本身在上升，直到成为群山上
冰冷的天空

7　那时已经无人存活，而人人都想看看死亡的
冷漠如何铆住安第斯山脉的黎明　　更加寒冷
掀动雪山如同一场美梦

阿贡卡瓜山上的雪

死　亡

1　南美的山脉啊，请看看安第斯山峰吧！

2　来自寒风　像任何山峰一样
天空撞在白雪上

触摸着白色的地平线和平原，直到
安第斯山面向圣地亚哥展开，只是
一场梦　高大、患病的山　　南美
巨大的天空浸泡在死亡里

3　因此雪上之死非常甜蜜

4　因此一场雪就是一生，经历过
群山寒冷的地平线

5　因此面对天空南美的山屹立

做着美梦　　因白雪而庄严
凸现在苍天

如果再往寒冷和寂静的那边挪一挪
可以看到安第斯山无限的银白　　雪的
那一边亡灵沐浴其中　　再过去一些
如同结冰一样　　面对平原我们倒下

6　于是雪花飞舞　　南美山脉是一场梦

7　于是生命被死亡粉刷得雪白　　直到
只有一场梦从消失的雪原上保存下来

8　当群山如同死神翻越雪顶的时候
安第斯的每条山脉都会伸展到南美
面对天空　　庄严　冷峻　茫茫一片

结　语

于是我紧紧地捂住自己的脸
捂得严严实实：我曾经是白雪

他紧紧地抓住古币，不停地亲吻自己

（《乌托邦思想》,第 19 页）

牧　　歌

牧　　歌

整个智利是一片荒原
平原已经迁移，河流
比石头还要枯干
没有人走在大街上
　　只有魔鬼
好像遍布八方四面

啊，如果仅仅只有你向我
伸出双臂，岩石看到你
也会化做熔岩

焚烧过的牧场

1 哭吧！为基督谷地的各个牧场

2 哭吧！为焚烧这些牧场的疯狂

哭吧！为了所有这些牧场浓烟蔽日
为了蓝天变成留在谷地上的一次疯狂：
为这片田野而感到的痛苦激情

3 因此疯狂将是面对智利爆裂般的
痛苦

4 疯狂将是为这片风景而痛苦的激情

如果基督把爆裂声散布到智利上空，智利
发出“父亲、父亲，你为什么
抛弃我？”仿佛一场疯狂撕碎在这些谷地上：
这就是燃烧谷地的强烈激情

5 因为人们从那里会看到基督燃烧在
智利上空的疯狂

6 因为被遗弃，只有那里我们才能为这些
风景的痛苦哭泣

7 于是因为已经干枯　　因为这个世界消耗的
激情我们会听到智利这些牧场
被焚烧时刺耳的哭声

如同草屑一样飞散

永远不会碰那焚烧的谷地
如同草屑一样　　只有
风的愤怒才会对谷地喊叫

如同草屑一样　智利烧毁的牧场
凋零不堪　　焦黄　　毫无生气　　如同
块块烟垢伸展在这些草原上

1　面对剩下的灰烬　　因此
　连荒原也像是果园

2　从那里开始　这些谷地
　就是垂死的整个智利

3　从那里开始　　死去的牧场
　随风飞散　痛苦洒满了草地

因此飞散的牧场　　如同风中的草屑
影子只是智利平原的亡灵　　因痛苦而死
光秃一片　　从最后的啜泣中　　泪水
飞出堆堆灰烬

作为可诅咒的牧场们

智利的牧场们处于痛苦之中
你的母亲绝对不会因为这些
可诅咒的牧场们原谅她自己

由于痛苦　甚至连风也在这些
平原烧毁的牧场上空劈啪作响
谷地幽灵般地伸展开来　干燥得
仿佛空中飘荡的树叶

1　如同黑草莓　连主干也会在
智利牧场上燃烧起来

2　在燃烧的牧场上智利自己
也会干燥得解体　祖国母亲
也会燃烧起来

3　焦黄　连天空也在垂死的谷地

上方燃烧起来　　如同黑草莓的
主干　　也会变得枯干

因此连祖国母亲也变成黑草莓干
燃烧在牧场上　　智利的诞生之地
现在是苍穹下的痛苦　一片光秃
不可救赎　　因为是连你母亲也不
饶恕的可诅咒的土地

讨厌的谷地

讨厌，智利烧毁的牧场总是这样叫喊
如同一个哭喊着说“渴死了”的女人
绝望地期待着从谷地得到甘泉

1 可是，他们从讨厌的土地上得到的
不是甘泉

2 因此，绝对不会有智利与牧场的
姻缘

3 因此智利连影子也不会出去
看看啜泣的牧场

因为人们即使在梦中也不会再看到蓝天
而只能看到烧毁的牧场上有一片焦黄
伸展在天上　肮脏的天空　　敞开着　讨厌
望着牧场哭喊

4 可是连他们的妻子也张开双臂
望着牧场哭喊

5 于是连天空也会听到
智利烧毁牧场的叫喊

6 甚至连尘埃也拒绝
对这倒霉牧场的悼念

于是连岩石也因为同情这无望的景色
而哭喊　　肮脏的景色　　烧毁的牧场
在你女人身上通过谷地永恒的污点
感到喜欢

马丽亚的呼声

烧毁之后，牧场热得劈啪作响，直到
飞出马丽亚的呼声　　传遍谷地　　为葬礼
哭泣　如同块块烟垢给天空抹上了阴影

1　抹上了阴影　　燃烧的条条谷地听到
　一声呐喊

2　仅仅一声喊就是那些牧场的劈啪响

3　那正是马丽亚的喊声　　被糟蹋的智利
　听到了关于田野的呼喊

因为整个智利颤抖得劈啪作响　　为着响应
马丽亚关于田野的呐喊　　天空下是烧毁的
牧场　被糟蹋的牧场　　仿佛是空气都躲避的皮癣

4　因为只有痛苦飞出马丽亚被糟蹋的谷地

5　于是这呼声成为我们听到的燃烧复活节

6　**于是整个智利呐喊起来因为它在谷地燃烧的复活节里遭到践踏**

那里的天空也劈啪作响，直到一声呐喊钉死了马丽亚
被糟蹋的复活节　　燃烧的复活节　　有皮癣的复活节
痛哭几千年　　为着那些被烧毁的　　身穿丧服的田野

一切都已经结束

1　请最后一次听听这些平原的声音

2　请最后一次看看这些剩下的牧场

因为烧毁之后，一切只是那些谷地重复的
最后一喊　　热得要死　　为空气哀号　　因为
空气已经变成飞扬的灰烬

3　因为在结束的牧场上再也不会有鲜花开放

4　因此连灰烬也会跟着被毁的牧场一道飞扬

整个智利为谷地之死劈啪作响；谷地已是“一切
都已经结束”人们对着苍天哭喊　无依无靠
仿佛一声诅咒完全结束了牧场的一切生命

5 因为人们看到智利的谷地燃烧大火

6 因此连灰烬也哭喊"：一切都完啦！"

7 于是最后一次由于灰烬飞腾　在天空上
人们看到垂死的谷地在燃烧　整个智利
为这些谷地放声哭嚎

智利牧歌

（一）

智利充满了黑暗
条条谷地烧焦，荆棘长起，
　　代替报纸和杂志的
只有路口上一条条黑带
　　所有的人都已出走
要么在睡觉，甚至连你自己
昨日尚且清醒，今天酣然入睡
　　全民都在哀悼

（二）

当你冻得发抖蜷缩在墙边的时候
牧场在增加
于是我拉起你
用双手给你洗脸
当我求你跟我走的时候
你和我都快乐无比
因为孤独不再是孤独
我看到你扬起燃烧的眼帘望着我
于是我和你看到了沙漠开出鲜花
于是我和你听到了鸟儿们在我们
一度喜爱的荒原石堆上重新歌唱
于是咱俩来到长高的牧草丛里
你和我结合成一体，海誓山盟到底
可是你没有履行诺言，你已经忘记：
我找到你的时候，你只是路边上一块碎布
你已经忘记了我；已经为别人
扬起眼帘，分开淫荡的双腿，为他人眼睛发亮
牧草已经干枯，沙漠夺去了我的灵魂
我的瞳仁如同烧红的铁块
因为我看到你被新朋友抚摸

而这仅仅是为了激怒我
可我依然爱着你，没有忘记你，
四处询问人们是否看到你
结果我又一次找到了你
为着再一次让我爱你
看到你的通奸行为，整个智利愤怒不已
但是我依然爱着你，我还要寻找你，
我要重新在那干燥的土地上拥抱你，为着
再次求你做我的妻子
智利的牧场一定会复活
阿塔卡玛沙漠一定会快乐得鲜花开起
海滩会唱歌、跳舞
当你羞愧地终于回到我身边时
我会原谅你对我的一切，
啊，祖国的儿女！

（三）

我曾经爱过的女人出走；我还能对她说什么？
既然连我的哀号也不能打动昨天
还爬行在石头中间的那个女人
可是连灰烬也还记得那空无一人的时候
她躲在墙边悠悠地哭
这时有人经过那里，望着她说：
“跟我到山那边去吧！’可是后来人们
躲着她走，就是不想靠近她的身旁
可是我注意到了你，
我仅仅是同情你那一身褴褛的衣裳；
我为你清洗伤口；为你披上外衣；
我同你一道凿石取水，为了我们洗涤；
当我送给你最漂亮的衣裳，让人们
看得起你，连天空也变成节日
如今你走在大街上，仿佛这一切从未真的
发生，献身给第一个走近的人
可是我没有忘记那一刻：人们躲着你
因为不愿意看到你；而我听着那嘲笑着说你：
“瞧那个出卖脊背的女人！”
我仍然气得发抖；你的脊背曾经是条路

有人从那里走过；可我也没有忘记牧场的颜色

那时你不愿意蓝天陪衬着你的新衣

我也原谅了你的胡言乱语

我不会再为你愤怒和怨恨；如果我再遇到你，

仍然会爱你，甚至你那可诅咒的淫荡

当你重新喜欢我的时候

当你感到悔恨时，往事会给你变成一种酸

会打碎你颈上的锁链

当你激动地跑来拥抱我

智利会一片光明，牧场光芒四射

（四）

城市是一片海市蜃楼
火车不跑动，街上无人走
万物静悄悄
好像大罢工
可实际上这一切都是为了把你遗忘
连我也怀疑自己是死了还是活着
或许我的双臂也不能交叉在胸前
因为它们已经习惯了拥抱你的身腰
可是哪怕许多东西不能存活
即使我的眼睛不再是我的眼睛
即使我的身躯不再是我的血肉
整个智利的确在把你遗忘
但是假如我把你忘记，让我的眼睛
溶化在脸上，让几千年穿过，让河流
变做硫磺；如果人们强迫我忘记你，
让我的泪水化做硫酸，烧伤我的面容
因为虽然有成千上万的女人
可以开心，只要一次偷袭成功
就足以让大街上站满人群
如果你不能从死人中复活

牧场不会重新变绿；电话不会响起；
火车也不会跑动；今天最后几条谷地
已经干旱；可能找不到人能谈谈土地
但哪怕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整个智利
也只是一座坟茔；世界是坟茔的坟茔
　　昏迷的女人，快快醒来！说你爱我

（五）

痛苦地爆发吧！痛苦地死吧！

　　浪费蓄水池的水吧！

　　让飞机摔得粉碎！

让伤心化做齑粉！让谷地

化做伤心！让风景化做胡话和白地！

　　因为他们在给自己的家做丧礼

　　因为他们在摧毁自己的谷地

　　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安慰我们！

　　没有人前去安慰这些痛苦的人们。

　　而她哭着说道：

“没有人喜欢我 儿女们抛弃了我!”

可是谁能不爱自己养育的儿子呢？

　　谁能遗弃自己喂大的儿女呢？

因此如果真的有谁是这样做的，那么

　　孩子们是绝对不会抛弃你的！

（六）

智利遥远得难以置信
我们并没有过很高的期望
　　田野是一片海市蜃楼
　　公共场所留下的是灰烬
可是尽管几乎一切难以置信
我确信有一天整个智利一定
　　会崛起，仅仅为了看到你
　　哪怕一切都不存在，
　　我的眼睛也会注视你


到那时条条谷地一定会响起歌声！

虽然只是幻想

1　谁能说那些平原会不会重新变绿？

2　谁能说那些牧场会不会唱出绿色新歌？

因为谁能说烧毁的牧场会不会使得谷地开鲜花？
谁能说那些谷地会不会使得整个智利唱出
使得那些风景令人眼花缭乱的荣华？
这是对那些牧场的幻想！

3　智利有可能繁荣，因为有这个牧场的幻想

4　于是人们有可能听到过去为平原唱出的
荣誉之歌

因为即使死去人们也会看到谷地覆盖上过去的
荣誉之歌；于是到处都会响应，因为幻想会让谷地
繁荣，覆盖那些风景：平原之歌

5 于是智利会听到平原的牧场在唱歌

6 甚至连那里的石头们也会拥抱在一起
为牧场感到欢喜快乐

7 那时谁会说属于我们生命的牧场不开鲜花！
虽然这只是幻想　大家也会为重新变绿唱赞歌。

假如光芒露面

如果风吹的一切
都出现在美梦里
为什么没有智利的
牧场呢？

这样牧场可能是智利
烧毁的牧场出现在平原上
突然之间是风把平原悬空
带到这里　　不可思议
横扫天际

I

1　这样一阵风可能横扫美梦中的牧场

2　那里或许人们可能看到初绿　在远方

对着风摇曳

3　于是从整个智利人们会出来倾听
这些牧场变绿的声音美梦闪闪发光
出现在地平线上

（可能出现一望无边的绿色）

因为牧场就可能是燃烧的平原　　在梦里
是风把平原送上天空　　出现在最后的光辉里
那是清醒的平原　　充满活力　　令人想起
这些谷地燃烧起来的地平线上第一个绿色斑点

谷地会发出呐喊

假如烧毁的可怜谷地发出共鸣，
　　智利的牧场可能复活
　　　啊，我的上帝

为了智利痛苦的田野不成为
这样的田野：它们只看到
迎着共鸣嘹亮的空气复活者呐喊
在闪光的风中听到她恳求我的上帝

Ⅱ

1　复活者的谷地只恳求我的上帝

2　因此那些牧草丰盛的地方就是
风儿带走的恳求

3　于是　群情激昂　　整个智利起来

会为他们生活的牧场哭喊　　为着

巨大的牧场　　为平原上第一个绿点

（复活了的永远变绿）

为着让这个固执的呼声从田野里响起来

直到一切活着的成为我上帝的回声　　恳求

回荡在风中　　共鸣　　仿佛变绿的草原

发出一个共同的声音

即使荒废也会开花

由于荒废，人们将看不到草原，只有
一声呐喊传遍谷地　　引起幻觉
增强　　仿佛一声尖叫打碎了牧场

1　因为智利曾经是个为牧场尖叫的孩子

2　因此万物听到他的尖叫受到震动　　破碎

3　因此人人在期待　　脸色憔悴　为着那些
　可以把痛苦化做绿色的另外田地

为了能够从荒废的谷地可以听到新生孩子们的
喊声把他们的痛苦化做绿色；为着智利被遗弃的
儿女们从那里可以看到绿色的谷地

4　因为那里可以把智利的痛苦化做绿色

5　甚至谷地也会像孩子们一样从痛苦里长大

6　因为智利所有的儿女们将会把忘却的谷地
绿色伸展开来

为着智利的儿女们尖叫着像绿色一样伸展开来
伸展那从痛苦到复活的绿色；为着那里的人
可以看到孩子们奔跑在草地上　人人开心地欢唱
即使无依无靠，也会健康地长大

黎明的绿色

未恢复的牧场　整个智利
为逐渐消失的黄色牧场哭泣
夜色深沉　没有光线　　为着
所有的平原恳求黎明新的牧场

1　假如我们得到拯救，黎明的
　　牧场又会如何？

2　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在谷地上
　　醒来又会如何？

3　假如黎明的曙光使得智利死去的
　　谷地复活又会如何？

因为智利的牧场可能化做黎明的曙光
死去的人也可能因为这些平原笑着醒来
为黎明　　光芒万丈　　为牧场的复活歌唱

4 于是人人都将知道黎明为什么会笑

5 假如整个智利同死去的同胞一道复活
醒来，那又如何？

6 于是人人都会知道新的一天已经
在智利来临

因为从黎明中醒来，我们有可能成为
嘲笑智利的觉醒者，牧场成为这些亡灵的
复活之地　黎明时分　曙光四射　从安第斯
后面显露出来　　仿佛绿色的黎明

谷地将会得福

1　这样智利的绿色牧场将会得福

2　谷地上的牧场将会得福

因为人们会高兴地看到一片谷地
随着千年而来；于是千年被看做
一片平原，因为这可怜的牧场
平原令人刮目相看：人们期待着
最后的结果

3　这些可怜的谷地牧场将会得福

4　人们兴高采烈，因为可以看到
整个宇宙的绿色

因为从平原到平原，人们会看到
千年的绿色长起来；整个智利

会看到可怜的牧场鲜花盛开
那里人们期待的一片谷地，期待着：
这个已经绿化的千年结束

5 因为穷人可能是绿化的千年

6 光辉灿烂　　好像从痛苦中站起
仿佛他们的痛苦正在消失

7 于是所有的穷人都会参与
如同穿越智利的谷地　坦荡热烈
仿佛绿色在远方等待他们

智利牧歌

（七）

唱吧！跳吧！撕破云雾！
因为智利的牧场已经变绿
我的爱人没有把我遗忘
　　因为再也不会飘扬丧旗
　　当热泪滚滚我们再会晤
　　当我的眼睛熠熠生辉，你的
声音续续断断，我们再不犯错误

（八）

醒一醒！醒一醒！看看刚刚来的人！
醒一醒！望一望牧场如何变青绿！
牧场不会再干枯！再也不会长荆棘！
　在我们的领空里，飞机不会晃机翼！
　　　　　醒来吧！
醒来吧！怀着全部天真！看看刚刚来的人！
　　立刻向他伸出双臂！告诉他
　　　　你就是你！
　　　　重播的荒地
　　告诉他：你不再是那无水的土地
　　　　它再也不会在你脚下呼啸
　　　　如同那路上的母马
　　　　因此醒来吧！仿佛从梦中惊醒
　　　　睁开眼睛望着我！
　　然后，重新坐到我的腿上来！
　　　　像多年前一样，吃吃我的奶！
　　如果你愿意，我当你的母亲；你
　　　　再一次做我最喜爱的女儿
　　　　咱们合成一家：永远是父母和女儿
　　醒来吧！笑着醒来吧！你的梦到了终点。

醒来吧！解开你身上的锁链！再也不能戴着它！

你脖子上不能戴着羞愧的枷锁

因为咱们又一次见面

整个智利起立望着你：哦，我祖国的女儿！

（九）

纵声大笑吧！
因为我和她相聚了！
田野的石头和草丛
大声喊叫吧！
通过我们的爱情让城里的监狱
坍塌吧！铁窗粉碎吧！
铁锁撞碎在大门上而脱落吧！
因此，笑吧，笑吧！我俩又相聚了！
为爱情沿着牧场飞奔吧！
祝愿我和她永远相爱！
但愿通过我俩的爱情，那曾经用来
殴打我们的皮靴铁钉也让人喜爱！
但愿那些曾经嘲笑我们、命令我们：
“给我们跳个舞！”把烟头熄灭在我们
胳臂上强迫我们为他们跳舞的人，
通过我俩的爱情，仅仅因为这个，
今天也来跳舞吧！愉快地跳吧！
如同那田野上的向日葵！
请看看祖国今天的一片绿色吧！为的是
父子相亲、夫妻相爱！为的是公狮和母狮

亲密无间！然后你们再说：谁能熄灭这样的爱情呢？无论浩瀚大洋还是湍急的大河都吞没不了这样的爱。

（十）

我知道你还活着
我现在知道你还活着；知道你在光明的
激励下无论杀手还是暴君再也不能接近你
再也不会焚烧智利的牧场
于是，应该放弃使用监狱！
于是，应该放弃使用疯人院和兵营！
让蛆虫离开腐肉！
刑讯者离开刑讯桌！
太阳离开围绕它旋转的行星！
为了整个宇宙只谈爱情。
为了卫星和广播只说这个，
　无论夜晚还是日食、月食，
无论是居民区还是驻营地。
让人们大小便时也说爱情！
　　因为眼睛处于定婚状态
　　　耳朵属于爱说媒的人。
　因为牧场已经重新变绿，因为
　　　她现在就在我对面。
　请你们呐喊吧！因为我知道
　　　你还活着；通过这首牧歌

散失的人们重新相聚；不要脸的

　　会有脸皮。因为尽管所有的伤疤

不可能消失，臂上的烧伤仍然可辨，

　　烧伤和伤疤会如同一个整体

站起来，同小山，大山、谷地一道

　　与温柔、善良的人们，与亡灵、

与活着的人们欢唱，与一切享受这爱情

　　福地的万物唱歌：愿沙漠和冰川

　　　鲜花遍地。

（十一）

让智利的全体居民欢呼吧！一醉方休！
　　高兴地奔走！快乐地吹着口哨！
　　　　如同牧场上跳跃的羊羔
　　　　　如同五彩缤纷的焰火。
让活着的一切纵情大笑吧！心上的荒漠
　　雪原上的灵魂和唱出的孤独。
让人们在欢乐中情景交融的跳舞！
　　与南极的冰川，心中的冰川
　　智利的岩石，石头的心脏
　　　　　一道飞升！
让光明给我们的眼中充满爱恋
　　让双手火辣辣地发热
　　仅仅因为我们快活
因此让我们快活得目光朦胧
　　胳臂和双腿喜气洋洋
因为死去的已经复活，活着的再生活
　　因为我们再次萌发爱情
因为你这个从前的女俘，现在自由行走。

（十二）

因为牧场已经重新开花
　　整个智利已经觉醒
　　天空明朗，喜气洋洋
你也一样：哭着走来，高兴地
　　站在这里；与活着的一切
　　为谷地兴高采烈；醒来
与活着的一切，如同在牧场里漫歌。

老天也会喜欢你！

鲜花永远开放

1　于是智利的牧场永远常绿

2　牧场的绿色永远充满生命

因为留下一次倒霉的宽恕作为证物
甚至智利本身也成为田野变绿的、
得到宽恕的证物：条条谷地绿油油

3　因为智利有过田野倒霉的宽恕

4　那就是人们看到的倒霉生活
如同对人们的宽恕，因为智利
本身就是对平原宽恕的证物；
为了平原得到宽恕，甚至梦的平原
也变成绿色：愿谷地的牧场万年常绿

5　因为连尘埃也宽恕了智利谷地上的尘埃

6 **因此整个智利互相拥抱，是的，宝贝互相亲吻拥抱**

7 **于是，成为智利被宽恕的证物以后，谷地的绿色一再扩张，告诉你，宝贝，鲜花永远开放**

歌唱新颜色

我知道谷地生机勃勃
这些愉快的平川
歌唱一种新颜色

人们说到智利这个地方，美丽的蓝天
与开花的牧场结合一体；面对谷地陶醉的
面孔，那就是天空：在歌唱新的颜色

是的，美丽的蓝天

1 因为从智利的四面八方，人们相聚
在变绿的谷地

2 眼花缭乱　相聚在牧场上
天空为平原化出鲜花遍地

3 因此人们陶醉，美丽的蓝天

永远与这样的天空结合一体

我们永远喜欢你！

人们相会的地方，天空与谷地的颜色合一
甚至平原的颜色就是人们的脸色，自由之极
沿着整个智利，苍穹就是喜气洋洋的天地。

永远不再干旱

是的，命根，智利的牧场
啊，活着的和死去的亲吻
变绿的牧场不会死去！

不会死去！人们异口同声地
告诉你。宝贝，为平原复活，
大慈大悲，灿烂光辉，宝贝，
告诉你：亲吻整个生活；
开花以后我们再也不会死去！

啊，宝贝！

1 智利的绿色牧场永远不再干旱

2 平原鲜花盛开，宝贝，灿烂辉煌，
如同照耀牧场的光芒

3 因为牧场不会死去，宝贝，

拥抱和亲吻，我们绝不会死去

整个智利都会喜欢你

因为你永远不会死去，人们喜气洋洋地告诉你，

活人和死人亲吻你，甚至连绿地也流出热泪，

陶醉 微笑 所有谷地聚在一起 告诉你：

宝贝，凡是绿色的就不会死去！

复活的牧场

复活了，宝贝，复活，谷地感受到
与死人在一起，死人与光辉的天空
在一起，幸福地抚摸着，如同新生儿，
宝贝，如同新生儿

1　因为是复活节，在智利绿色的牧场上
　整个智利鲜花遍地

2　通过复活的牧场　　人人感到惊奇
　惊奇地抚摸这些谷地

3　因为连天空也挂满鲜花，对，宝贝
　天空也有活力

通过复活的牧场　　映照一片灿烂的天地
铺设为死人重生的路　　人们互相爱抚
人人感到微醉，宝贝，　　重生者欢天喜地

4　因为这些牧场就是死人的复活之地

5　复活节　通过复活的牧场　　同天空一道
欢天喜地

6　宝贝，因为智利一度生活在这条谷地的
有生命的天空下面

那里因为已经复活，谷地与智利有生命的天空
互相抚摸，直到天空成为因复活节有生命的亡灵
如同被整个智利抚摸的绿色，宝贝，从死亡那里
复活的是整个智利。

甚至连老天爷都喜欢你

智利绿色的牧场，让人喜爱，人们都叫你“鸽子”；
节日里，窃窃私语，通过所有的风景，你落地，
谷地的“鸽子”，仿佛连老天爷也喜欢你。

1 因为牧场在那里作为人们对它无限的爱

2 陶醉　来源于爱情　倾听这些平原私语

3 天空打开时，是整个智利从天而降，宝贝
风景令人眼花缭乱

那里人们惊奇不已，人们说牧场只有一种爱情
就是人人喜欢的绿地　仿佛被心灵亲吻
眼花缭乱　从牧场上沾满了新绿

4 因为受人喜爱，牧场几乎就是人们说的绿地

5 因为被心灵亲吻　　我们就是这样的牧场　仿佛刚刚显示出来

6 因为甚至老天爷都喜欢我们，宝贝，连老天爷都喜欢你

因为谷地变形以后，仿佛从智利的天空落下来，
人人心上的智利，人们热爱你的谷地，妙不可言，
令人喜爱，关于这些牧场，我们叫你“谷地的鸽子”，
连老天爷也喜欢你。

田园牧歌

1　拥抱吧，这些飞来的平原！

2　愿活着的一切，在这些牧场上
纯洁地拥抱吧！

为了让鲜活的智利为谷地自豪
为了让一切活物看到牧场一度
失去的宁静：牧场纯洁的绿色

3　因为飞奔在这些牧场上，人们流出欢乐的泪

4　因为站在灰烬上拥抱　　无数的人群
与牧场站在一起

5　因为整个智利在拥抱　　欢天喜地
同苍穹下纯洁的创造物一起

为了让整个苍穹光芒四射照耀谷地
为了让智利看到人们要求的绿色
发光的牧场：宇宙让万物沐浴宁静

6　因为人们说：智利的绿色牧场，我爱你

7　那里人们看到平原在发光　人人愉快
陶醉　仿佛在飞腾

8　于是　仿佛产生一种爱　沿着整个智利
人们看到了飞腾中万物起立，啊，鸽子
永远宁静给所有的谷地

结　　语

出现在黑夜里，仿佛海市蜃楼，用双手
我们抓起一把土和正在生长的绿草。我
知道这一切只是一场美梦，可那一次
沉甸甸的土在我手中如此真实，我甚至
以为：所有的谷地又有了生命。这是
可能的，因为有人、也包括你，放声唱起来，
此前你还在不停地哭泣；但现在有可能
你笑起来，空气、蓝天、新谷地、一切爱情的
光芒，姐妹，一切太阳和所有星星发出的
爱情之光，我发誓。

因此，死人们纷纷浮到水面

（《山脉》,第 61 页）

风中 的光辉

南美三景

I

看到这片新土地的蓝天，
酸的腐蚀让我闭上双眼，
对，当然，为感动万物的荣耀
如此，闭着眼睛，用各种液体
洒向我这两个玻璃橱窗
因为我曾愿意开始天堂生活。

II

我望着你的眼睛，你出现
我眼里，关于我，你知道的
好多。通过眼神，虽然遥远，
我俩互相理解对方的心
你和我说任何话之前
我已经了解你心中所想
你通过我的眼睛一目了然

我和你正在回忆这一切
咱俩的呻吟震动着壁垣。

Ⅲ

可是不行；他俩躺倒在草地上
仍然似乎在颤抖
他俩的手指仍然伸向远方的村庄
仿佛看到了一样
实际上两人一动不动，只有衬衫
在过路的风里飘动：
你眼睛看到的是风吹草低的辉煌。

爱河之歌

第一部　爱河之歌

来自天堂

来自天堂，馈赠你一条河
分为四支流。第一支名叫
Pison ，就是流经 Evila 土地的河，
那里有黄金、宝石和香草。
第二支是 Guijon ，流过 Cus 大地的河。
第三支叫做 Tigris ，穿过 Asiria 的
东部。第四支是 Eufrates……

（《创世纪》第二章，10－14 节）

Ganges 从高空落到喜玛拉雅山上，
大气里充满了泡沫，仿佛发光的
天鹅湖。圣河飞流直下，来到平原，
跟随在无数乘坐火星飞迸的车子上

永生者的后面；与此同时，大群的
仙女、男人和海豚跟随汹涌的波涛
舞蹈前进。Ganges 终于来到大海，
可是海洋也拦不住。圣河沉入海底，
直到地狱的深处，回身转向众神之后
在波涛中修炼自己……

（《罗摩衍那》）

初始，于是形成群山和峡谷，河水
分岭而流，源头诞生，分水而下……
于是创造了世界，于是有了天心和地心
那是海洋尚在悬空，大地处于混沌……

（《波波尔·乌》）

生命和灵魂是一条河。生命之河
水中有五种感觉；魔鬼遍地；愤怒和欲望。
我们应该穿过连续重生的急流和漩涡，
因为在灵魂的河流里，精神胜利是神圣的
淋浴，真理是圣水，拥有自身是河岸，
掀起的浪花表示柔情一片。

（《Mahabaratta》）

我是 Escamandro 河，发源于神圣的海洋，
假如众神准许你杀掉特洛亚诺人，请不要
在我的水域动手；请把他们推离我的河道，
因为你丢下的尸体会堵塞我的水波，结果
我不能在任何地方流入神圣的大海……

（荷马《伊里亚特》）

我不相信你的目的就是看到你的人们
除非你重新走过发源于宙斯 Egipto 河
一望无际的水面……

（荷马《奥德赛》）

廉拉夫想体会水的感觉，到水流里走走。
跳进河水，身体和水化做一体；他的笑声
从鹅卵石里冒出来。他感到非常快活
竟然放声歌唱。从那天起，所有的河流
都唱歌，夜幕降临之后，歌声越发寥廓。

（《玛布切人的故事》）

从那里，无边的黑暗抛下

黑夜缓慢的大江大河……

（平达罗《片段》）

注视着那令人惊奇的巨大水流，
我观察着流向四面八方的条条大河：
Fasi 和 Lico 湍急的水流和源泉，
深沉的 Enipeo 发源于那里；父系的
Tiber 从那里扑向岩石，穿过
富饶的农田，独一无二地注入
紫红色的海洋，辽阔……

（维吉尔《农事诗》）

第二部　从天而降的河流

于是，每条河奔向自己的海
一道唱着歌……

水之交响乐

河流于是来到：先是
梦、天和风的河流；
随后是生命之河。它们
开始用音符说话，寂静中
万物窃窃私语，停顿里，
表示理智的事情，和弦中
谈到一切。这就是相会，
理解，声音。河流的到来
就是心，作品，音乐；它们
滑翔着冲出群山时，既是开始
又是结束。本来如此，可以

觉察：开始激流的音符舒展
到牧场，染上一层绿；不计其数
牧草遍布草地，完全共同平分，
保持生态平衡，阳光和大平原。
这就是歌声，激流，奔腾，
水的交响乐。

最初的水

于是有了水的溢出
　　有了水的落下

于是如同瀑布　　白云下
河床分娩激流

划破出生地，与河流会合
我们到达这里，仿佛去看悬挂
在群山的梦江河飞奔着吆喝

从新生的山脉飞奔而下，从群山，
从冰雪上飞过，冰雪如同冰雹
撞在岩石上一般地消散在身后　　我们
诞生　　给出我们水的音调　　闯入
美洲河流的音乐爱好者　雕刻
河流下面的海波

河流从天而降

如同瀑布，无数的瀑布
飞越群山而下

苍穹下　　眺望开放的
梦境群峰　从悬崖落下
惊醒迷梦

给我们看地平线上的泛白　　是空气
太平洋的反光闪耀在风之上：是风
展现了太平洋的光辉　激流说着落地

从天而降的水如是说　是鲜花　　海岸梦想的
牧草波浪　　驾着白云而来　　如同空气　　如同
出生的群峰　　如同岩礁　　是大洋的风冲向天空
激流下的江河重复说　河流从天而落地

那是因为爱情

我们在天上把你做成
我们把你浑身弄湿

那是爱情从天上把我们抛落
激流如是说　吹起一阵风

地平线之上　翻来覆去
仿佛一下子震动了山脉的激情
水流继续说道……

条条大河流过安第斯条条山脉
直到注入太平洋　　这些着魔的山峰
都有人性　蓝天走得更远　无边的
蓝天走在激流的身后　　因为我们
感受到你们的欲望，那是我们看到
世界如何撞击礁石　天上的条条大河
反复说　　它们从天而落　　靠近我们

生出它们的身躯

是的，它们喊叫，如同大海
出生一样，如同流下来的
河水
他们都是男子汉　　索尔多河
埃里古拉河一面流下一面喊叫
流下隆隆作响的河水

从天而降，描绘出千姿百态的身躯
与挺拔的山峰撞击　　山峰如同参天
大树挺立

寒冷穿透　　如同白雪与群山搏击
那是天上的海市蜃楼　　听着出生的
大海咆哮,群山如此评说　　是我们
描绘出你们的面容　拱形地平线的
最后身躯反驳那箭一般穿云的激流
生成我们的是那些飞溅的精粹

伟大的前线

你让我打开骨盆，
你在呼唤着我

——巴盖尔的出生

巴盖尔曾是一场伟大的梦：众河之母
脱落母体的水描述自己，齐声呐喊

让我们还在颤抖的身体出现在
新鲜的空气里　　比奥比奥河
是水的母亲　别的河流咆哮说
震耳欲聋

不，出生的是生命　放荡的河流
反驳说，一面向它们眼里吹新鲜空气
因为河流离开了母亲，已经到达目的
比奥比奥坚持道　那是我的面孔
那是我的眼睛　　那是我高高的颧骨
淹死在巴盖尔河里的人们说　　面朝下
露出后庭花　　弯曲　　蜷缩　　仿佛苍穹
弯下双臂瞄准着我们

智利的诞生

于是，那里，慢慢落地
给我们生出许多美景

——辛普孙的分娩

于是，慢慢地　整个智利开始落地
降落在地平线上

属于美洲　钻入长长的山麓中
痉挛地落到安第斯山脉和太平洋
之间　　仿佛一条泡沫绳索从西方落地
块块沙漠捆住南北　森林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分娩之地的冰雪，天空形成一道沟糟，
穿云而来的是海岸，如同一条大河。
我出生是为了拥抱你　　　太平洋对着山峰
高喊　　冲突　　如同这生命与山峰相撞
陡峭的山峰　用爱情锁住礁峰。

地平线上的壁画

地平线上的壁画展开来
仿佛海洋的颜色露出来

潮淹区　　于是有水　有河床：
多么曲折！你们那流水线，落下来。

超越水下拦住去路的高墙，直到
让急流下被冲刷的一切露出来。
你们的冷漠冲洗了我们　　安第斯的
高墙对智利人民说　孤独显露出来。

望着这些落下来洗刷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罪孽的河流，是那过错让我们生出来，
过错就是那兜圈子的深渊，非看到大海
对着天空吐泡沫不可　　因此我们跳下来
仿佛看着大海啐你们的身躯　河流回答
我们说　河流在地平线大壁画上呈现出来
画出来以后　　结束我们的生命吧。

山脉上的激情

于是，雕刻出群山冰雪的
四肢，对，请看：山峰上
人的躯体

于是从最高处　那里冰天雪地
逝去：从那里流下一条条的
水线

弯弯曲曲　　慢慢绕向那些雪顶
苍穹把雪顶渐渐描绘在自己赤裸的
壁画上　　笔触　如同光斑沐浴着
成群的人物

仿佛旋涡，当我们冰雪的四肢开始
改变容貌的时候，是河流洗涤我们的
全部痛苦　疯癫　把我们钉在沙上的梦
那是顶点　　急流弯弯曲曲　　景色眼花缭乱
被淹没的望着上面自己的画像叫喊
飓风般地　　赤身裸体　如同兜帽山上的冷风
燃烧在群山上

曾经为水

父亲的河流

我的父亲伊巴涅斯说，条条河流有许多名字，如同生命一样。他说，从那里灵魂可以升天，后悔，直到遇上最后的缓流，阿门！因此，最初的河流拥有宁静；他说，于是，这个世界的东西来到了，但不是为我们这些迷失的羔羊准备的，既不是给你也不是给我的，也不是给我那仍然在水中啜泣的爱情……

（阿拉丁·伊巴涅斯回忆最初的河流）

那是发生在埃斯波龙河岸边的事情。漫天的大火燃烧起来，烧得我们步步后退到河水中；起初，这像是烟雾，可是很快烟雾就变成了地狱。于是我们开始逃亡。我们丢掉了一切：房屋，衣裳和牲口。以前，仅仅有些模模糊糊的良心不安，有个后来人们叫做阿根廷的国家和被起名为“高乔人”的男子汉。那个时代，我们就是这样说的；可是如今这一切都不存在了；只有这条河，只有急流的轰鸣。横渡这条河连续用去如此多的时光，急流五次给我们让路，又五次愈合伤口。那里我们丢失了仅有的一点东西，因为上帝给我们安排了冰雹、河水猛涨和泥泞沼泽。当我们终于来到耶尔乔东角的时候，朋友，我们仅仅剩下几块骨头和血统。就是开发这块土地世世代代的血统；就在世界的这块骨髓里。这就是埃

斯波龙河的大火。

因此我们开始远行。多年、多年以后，我父亲又回到当年出发远征的地方，抚摸他爱过的一切。厄运一直在跟踪他，仿佛在火上烤，而留给我们的只有他的回忆。他死于生命之河的开端；朋友，如果此前命运不肯怜悯的话，我们也会同样死去。

那场大火之后，于是出现了这片土地和为我们湿润这片土地的河水。从那里开始，这个世界的第一批河流陪伴着我们下落：我们的出发点—— 埃斯波龙河，随后是伏塔莱夫河，耶尔乔的激流，米奇玛乌伊达的湖水也流入耶尔乔。这就是生活的万物的名字。其余的是风、寒冷、阴险的水和山的那一边。

我们如此出发，又如此到达。

后来，当零碎的乌云散去，四面八方的积雪出来迎接我们。我的父亲惊叫，他们看到了一样非常美丽的东西！他继续说，现在来谢恩吧！其他的人纷纷跪下来一面画十字。对，对，他继续喊道，这是生存在山顶上世界的全部积雪，因为上帝本人喜欢高空。大概是吧，我母亲刚刚来得及回答说。其余的人早已经脱帽，在那里仰望；米奇玛乌伊达火山从北方冒出来；占据南方的是科尔柯瓦多雪山、耶尔乔和山区的岬角；西方是一条条冰冷的雪线，再过去是大海。头顶上是覆盖一切的天河。于是，我们看到了整个被水包围的土地，远方是海岛，悬崖，多岛的海域。那是春天开始的时候。解冻后的涨水湍急地落下，山脉长高了。当布兰卡·伊巴涅斯把我和我的兄弟们紧紧拥抱在怀中时，我们于是明白那里就是我们要留下来的地方。

于是，第一批家庭落户了。开头，仅有五家：卡威罗家、亚诺斯家、迪亚斯家、乔卡诺家和我们家—— 伊巴涅斯家。我那时还是孩子群里的一员。后来，我们往西部迁移的时候，他们就建立了如今的柴旦新城。

生活重新开始了；迪亚斯家的人成为渔民和海上的船夫；我家的人是河上的船夫；卡威罗家和乔卡诺家上山到一座名叫拉米雷斯港的村落里安家，后来从那里穿越耶尔乔岬角的宽阔水域，去卡尔德纳斯港定居，卡尔德纳斯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一户居民，后来这一家人强占了这里的海岸。朋友，这是个关于贪婪的故事；可是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恶有恶报，阿门。曼努埃尔·亚诺斯梦见自己接到一项命令，于是开了第一家商店；他的弟弟爱德华多开办了第一个作坊。后来，又来了黑塞尔家、爱尔特里科家和蒙萨尔维家。可是后面这两家失去了创业的雄心，现在一无所有。

气候变得恶劣起来。那个给我们送来大火的恶刹，后来又送来了水灾、饥饿和朕兆的无穷迫害。在这些河流泛舟的第一个船夫是场梦；第二个是人—— 曼努埃尔·卡威罗；继他之后是我的一个叔叔伊巴涅斯。卡威罗会划船，可是不会造船；他的小艇撞碎以后，他请求亚诺斯家的人给造一条新船。到了冬季结束的时候，新船交工了。卡威罗一看到新船漂亮之极，高兴得又笑又跳。大家都去看船，卡威罗给船起了个名字，叫“曙光号”，因为人人都祝贺他，仿佛看到了新一天的诞生。河流就是如此。如果你同河流结为朋友，它们就为你铺出一条路；你慢慢地熟悉了水性，就可以如同对待女性一样地对待河流，因为说到底我们都属于同一水源的小溪，这些水或者从天而降，或者来自源泉；而不熟悉水性

的人们有可能死于独身、贪婪或者卑劣行径。但是，假如你了解河流，知道应该与河流友好，你就会兴旺发达。伟大的伏塔莱夫河，对我来说就是如此；伟大的耶尔乔河也是如此，所有的河流都是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黑塞尔一家成为第三批与河流结下友谊的人们。父亲埃克多尔·黑塞尔造了一条船，起名“克里斯蒂娜”；下水的时候，他给船又起了一个名字——“埃斯波龙”，纪念那个永远被烧毁的地方。这艘船至今还在水下，因此有可能看到这第一条船的船头和老柳树港的木桩，这是他本人为给船夫提供方便建造的；年景不好的时候，船夫们过另外一种生活。那是在湖的南边；来自别的地方的人们是无法理解的。那就是我们这块新土地上的第一座‘圣殿”。

时光年复一年地过去了，无论上帝、朋友或者有时是魔鬼、撒旦，他们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出现在噩梦里，预告什么或者惩罚什么；但是或许有一天对于住在上帝湖区里的人们会有好报的。现在，我已经老了，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了；但是水永远是我们的靠山，永远要逆流而上和顺流而下。上帝就是这样告诉我睡梦中的弟弟安东尼奥的。我弟弟在梦中游历了这个世界的“圣殿”。他心里装着所有的河魂，从来不做坏事。朋友，世界在变化；但是梦依然还是那些梦。

安东尼奥·伊巴涅斯的梦

我经常沿这些水流而上。自从我们同第一批家庭来到这里以后，我就有了一份委托书。这是一道命令，要我做河流的朋友，要我做河流的兄弟。于是，从十一岁开始，我就在长长的伏塔莱夫河上干活了。我不多说，也不表示惊奇，有几句话就足够了。但是，现在无论清醒还是入睡，我总是摇晃在水面上，总是在水流的保护之下。

在梦中，我经常逆流而上，与此同时，下游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划着船，我来到一个透明如镜的大湖，那里安静之极，我不得不屏住呼吸，免得搅乱了气氛。湖中央，竖立着一座高耸入云的宝塔，整个都是通亮的，我从来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美景。于是，我开始划动船桨，努力接近宝塔；我使出浑身解数和全部的力气，可始终到不了那里。我醒了，又重新入睡，再一次看到了宝塔，再一次想要接近它；我几乎感受宝塔的闪光落到了我的手指上。可实际上并非如此。那一度就是我的生活，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我想，这个账单一定很长；可是每当我闭上眼睛的时候，美景就出现在湖的中央。我一咬牙齿，哭着醒了过来，因为他要我用梦的话语做梦、用水的话语生活。

那些家庭开始像种子一样散布开来。第一个冬天过去以

后，他们分别散居在耶尔乔、伏塔莱夫和米奇玛乌伊达各个流域。到达那些地方让他们吃了许多苦头。流水也带来大量感情财富，其中包括我的爱情。但那时是初期阶段，后来我们就慢慢确定了自己的位置。卡威罗家族和我们伊巴涅斯家族在流域的南部；黑塞尔家族位于现在的卡尔德纳斯港；迪亚斯家族在耶尔乔的排水渠旁；亚诺斯家族在柴旦河浜上。从伟大的伏塔莱夫河诞生的还有一系列支流：玛里托河、恩雷达德拉河、蓝河、小耶尔乔河和阿苏拉多河。从耶尔乔河诞生的还有：流经大湖而产生了卡斯卡达河、戈伦多索河和布里托斯河。朋友，如同家庭分支一样，河流也分出许多支流，也有平静的缓流，安宁的宽处，湍急的河湾，最后或许就是一片寂静。

因为只有上帝才能调动水流、人类的繁衍和现在遍布世界的迁徙，例如，比奥比奥河、托尔顿河、迈乌埃河、卡乌纳乌埃河、雷尼乌埃河、巴尔韦塔河、巴莱纳河、天鹅湖水域、辛普孙河和巴盖尔河，都是来自那惟一的河的不同名字；如同造物主的名字都来自上帝一样。我父亲非常渴望再看到他那第一片土地的名字所包含的意义，他在我们心中留下了燃烧着的族系，那些火炭一直在烧烤着我们，因为我们命中注定要在与激流的困扰中出生和死亡。暴风雪给大地戴上花冠；观赏雪顶是一大节目。当黑塞尔家族的老爹听到冰川向下移动的咆哮声时，他流出了热泪，说道：“我们的生命也会如此。”这是个预兆。很快，河流给他们带来了灾难；而这些灾难如同河水一样，似乎仅在一瞬间就平静下来了。朋友，与河流一样，人也是如此。所有的河流都是水形成的，可是有的比较宽阔，有的比较湍急，有的比较浑浊，有的比较深沉，有的比较平静；为了区别它们之间的不同，有

个河湾，有个光线的变化，就足矣。

于是，水的舌头开始扩展活动范围；而大火没有烧到的东西，人类烧掉了。灾难继续扩大，因为火焰在心中燃烧，只要不烧尽，只要不把我们像敲核桃一样砸得粉碎，那一切就不会结束。是的，朋友。一旦恐惧在心里扎根，就谁也不能把它根除，因为如果上帝行善，眼睛也会担心。埃斯波龙河那场大火是第一场；接着是一串噩梦。第一个噩梦来到我身上，好像是个预告。我说，像是一个预言。

阿拉丁·伊巴涅斯的预言

逆水而上是很苦、很累的。跟我的兄弟们一样，我从小就逆水而上；可是他们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什么，除去手上的冰冷和伤口。自从河水夺走了我的妻子以后，时光过去得太多、太多了，活在世界上的时间很少了。因此，我想：这就是命运。在一次休息的时候，那个梦突然来到我心里。我骑马逆水而上，涉渡一条条冰冷的水流，但是河水突然覆盖了一切，一切处于泥沼之中。我和坐骑开始下陷，泥巴迅速地把我们吞下去、吞下去。我大声叫喊，喊声加快了下陷；可是我不能不喊。最后，我奋力一跳，抓住了一段树干。这时我看到了马儿的颈部和张开的嘴巴以及那对望着我的眼睛慢慢消失在泥沼中。我永远忘不了噩梦来到我身上的那一刻；每一次，我都能跳出泥巴；但是马儿总是陷入泥沼，眼睛总是盯住我不放；那是她的眼睛。朋友，那大概是些坏思想。我们一定要做成点什么，以便必须如此思考，总是逆流而上，被河水冻得冰凉，血色全无。

许多悲剧渐渐覆盖了这个世界上早期的边缘地带。无论在噩梦中还是美梦里，上帝早就有所预告。有一次，我们的母亲布兰卡·伊巴涅斯说，这些河水会带来让人伤心的事情。这是河上的一个男人告诉她的。几年过去了；他不得不在这里把我们养大，注定还得继续在河上划船，像曼努埃尔·卡

威罗那样离群索居，在河上荡舟度日。我要求亲爱的亡母把我从这里带走，我只要求死去；她显灵来到我眼前，一身洁白，湿淋淋的，用长长的衣服要把我勒死；可是我感到水凉，自己护住脖子回到了人间。连续几周总是做噩梦；睡梦里，我看见自己的五个儿子贴紧我，因为饥饿而哭泣。贫困早已来到我们身边。

从黑塞尔老爹的“圣殿”处，最后一批货物溯流而上；驮货的马队在荒芜人烟的河岸上留下回忆的足迹；如今那些河岸上可以看到的是一条条公路。那时我妻子还活着；她去世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最后一点善良也随之而去了。她死在米奇玛乌伊达河不幸事件中，尸体没能从水流中打捞出来。那座桥承受不住了。耶尔乔流域的船主们纷纷讲述道：他们看到了那辆大卡车停在桥中，犹豫片刻，接着向前开动时，连同桥断裂的木料一道跌入河里。

总共死了二十七个人。我们日日夜夜用拖网打捞；最后，我们实在无能为力的时候，我、儿子们、兄弟们和亲戚们收集了一些我妻子的衣裳，为她点上蜡烛，我对她说：“好吧。你就这样去了。’两年后，在那个她落水身亡的同一个地方，她又从水底下浮现出来。我和我儿子胡安都看到了她。事情是这样的：

那时整个天空都压了下来，如同河水一样。积雪张开嘴巴，发出轰鸣；与此同时，与白雪映衬的是耶尔乔、阿玛里约和米奇乌伊达的急流继续向下喷射着河水。一阵阵寒战让我感到毛骨悚然。妻子的面庞出现在水流中，好像在问候我，邀请我到她那里去。我看看她，做了一个“欢迎”的手势，接着便跳入水中去拥抱她。那悬崖峭壁直落谷地，非常陡峭；再下面，与大河相对的是结冰的大墙，坚硬得如同她

的眼睛。

时光就是如此。开天辟地以来，给我们送来的大火就熄灭在河流的每个拐弯处。我父亲对我说，在回去之前他宁可死在那个会带给他大量记忆的出生地，以便缝合内脏。在他去世后没有几年，我妻子也走了的时候，河岸这边的人心中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贪婪，于是便造成了这块新废墟的原因。巧取豪夺，敲诈欺骗，在这块新土地上横行霸道。蒙萨尔韦家族的一个人第一个动手结束了自己的性命。当奥古斯丁·迪亚斯讲述事情的经过时，大家都沉默了，可是没有一个人为他去送葬。几年前，迪亚斯曾经跟蒙萨尔韦家族的人打过交道；他们委托他运一批木材。等到应该交付运费的时候，他们要求再延长一段时间。奥古斯丁同意，但是要求他们把所有内容写到文书上。蒙萨尔韦在文书上签了字、画了押，可是临到付款的时候，他秘密派人烧毁了迪亚斯家的房屋，为了不留下任何债务的痕迹。随后，他们又用老毛瑟枪吓唬别人。这样，他们就开始了对这个地区的统治；起初是让别人给他们义务劳动，后来是签了合同又烧毁，跟魔鬼一个样。短短几年里，他们就借钱给从前被他们偷窃的人家了，可如今是高利贷了，外加抵押品。用这种办法，他们霸占了整个湖区的南部和一些岛屿。蒙萨尔韦老爹去世的时候，儿子们转眼之间就把老头一生赚的钱财弄得一干二净。蒙萨尔韦老爹死后三年，奥古斯丁·迪亚斯遇到了一个小蒙萨尔韦。他长得很像老爹，可是酒精抹去了他的特点。他认出奥古斯丁的时候，非常傲慢地对待奥古斯丁·迪亚斯，如同从前他家有权有势时那样。迪亚斯停下脚步，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说道“：你是谁呀？”接着，仿佛望着幽灵似地补充说“：你

什么玩艺儿都不是！”卡威罗家的人驾驶着“曙光号”航行，打捞起小蒙萨尔韦的尸体来，当时他挂在阿玛里约河狭窄的河道处的悬崖脚下。这是两个月之后的事，冰雹下得很猛。

渐渐地河流开始把蒙萨尔韦家人带走了。又过去好多年以后，当第一批武装巡逻队震慑着这片水面时，小曼努埃尔的妹妹尤兰达·蒙萨尔韦部分地恢复了她的家族生前丢掉的名誉。我的亡妻走之前告诉我：她在梦里看到蒙萨尔韦家的那个小姑娘把一条大河的水向上游推去。那姑娘独自一人，没有人帮助她。

尤兰达。蒙萨尔韦

年复一年，岁月慢慢地过去了。还是那些水面又刻下了另外一些名字。在北方，瓜瓜河汇入内尔图梅湖的地方，当直升飞机把几人从空中扔下去的时候，当地人卡洛斯·连拉福根是惟一的幸存者。厚厚的香蒲草减缓了他落地的力量，让他终于又看到了剩下的一切。仿佛在噩梦里一样，他爬行到村落前，讲出发出的事情。突然之间，直升飞机就来到了他们头上，围住他们就开枪射击。士兵们在运走尸体之前，放火烧毁了村庄的一切。随后，就在高空上，士兵强迫还有一口气的人跳下飞机。女人们最初静静地听着，接着咬住自己的胳臂，最后喊叫着厮打起来。这些女人中就有蒙萨尔韦家的小妹妹。第二天，一个绝望的家伙告诉巡逻队：不是他父亲的那个人还活着呢。他说，既然他们杀死了父亲，那就把他们一个不留地都杀死吧！很快都结束了。首先，他们找到了妻子；接着便把这女人拉到人群中来，这时她丈夫从隐藏的地方跑了出来。瓜瓜河的急流冲进了那个村落的其余地方；两具尸体被扔在岸上。但是，他们没能找到这对夫妻的两个儿子。几小时后，尤兰达·蒙萨尔韦愤怒地划船逆水而上，她发现有人救了那两个孩子。当她返回耶尔乔河岸时，三十七年前离开的这个家，现在只剩下几根木桩了。我的亡妻在回顾那场梦时，说她曾经看到尤兰达让一条河改变了河

道。我抬头一看，她在那里，站在我眼前，旁边是两个孩子。她对我说，是你女人请我把他们救出来的。男人们早已围过来看她，接着众人用欢呼声表示对她的欢迎。全村的人都来到她哥哥自尽的悬崖旁，纷纷抛下他死后第一次得到的鲜花，这时我流下了热泪，朋友。贪心很大，可是有时友情也很大。黑塞尔回答说：的确如此。

的确如此，把鲜花抛入水中的其他人也一起回答道。如今河上不清不白的事情很多；现在属于我们这个伊巴涅斯支系的名字多得很，如同成千上万条大河、小河、主流、支流的名字一样。一开始创业时，向北有人一直到达乌达达韦河流域；向南，到达科尔科瓦多大河；但是中部，开天辟地的四条大河一直就在这里。从天而降的是格兰德河，或曰耶尔乔河，或曰伏达莱夫河；苍天给所有滋润土地的河流提供水源。这些河流随后都向大海开放。最后又重返天空。夜间，您可以看看约旦河系的星星。您可以看看银河，在一种语言里它是布兰科河的流水，在另外一种语言里，它是乌伊尔卡莱夫河。它们向上流去，照耀着夜空，为的是回到上帝赐给我们的身体。这样，水流又回到了苍穹。有一次，黑塞尔望着远方雪崩的情景大声喊道：“我们大家都要回到那里去！”

“我不想回去!’我兄弟安东尼奥回答说。

“你一定得回去!’黑塞尔命令道。

人人都在哭着回忆：黑塞尔回忆他有个儿子在巴尔韦达河上失踪了；尤兰达想起他的哥哥曼努埃尔；我则怀念我的亡妻。在我们脚下，阿玛里约河水闪闪发光，一面带走了鲜花。

于是，水来了。水仿佛悲伤似地总是喊叫，总是回头，只有命运疲倦的时候，水流才会停步。心中的悲伤也是如此，假如心存恶念，无论同伴还是朋友都医治不了他的心病。但是，朋友，心存善念的地方，水流变得平静，似乎转眼之间它就安静下来了。大火之后，出现了如今我们居住的这些地方；因此我们能够同上帝安排的这些河流对话。但是，只有从心上的事里，诞生出儿子和儿子的儿子。

伟大的伏达莱夫河的水在燃烧；我在水中寻求庇护。我对河水诉说心中的噩梦，浑身冻得麻木；虽然它们从来不回答我的话，我照样给它们讲述我亡妻的故事，大家都很伤心，可是没人说出伤心的话来，因为如果说得太多，就会勾引魔鬼。你在水中为之哭泣的妻子啊！回来吧！把水中的全部东西都带回来！

老人现在遍布世界，可是今天儿子当家做主。屠杀和敌意烧毁了上帝为庇护我们而安排的森林，可是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宽阔的伏达莱夫河以及另外三条河流依然还在，依然还在流动。

我亲爱的妻子啊，让我来给你说说我的心里话，在上帝的看护下，一切都好！但是，孤独不好，它是拦路打劫的坏蛋。所有的东西都描画出去世人的肖像；这些东西就印刻在河岸上，如同老黑塞尔创立的老柳树港上的木桩一样；今天这个港口成为我们的圣殿。待到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会露出我们的面孔；河流会改道流向天空。那时，我就会看到你。我会看到河水泡沫卷走的心上人。因为我们的生命到头来只是泡沫的肖像，而不幸是石头造成的。

有一天，我那消失在岩石中间的心灵痛苦会在这本书上签名。朋友，请记住爱情吧！当人们唱起河流之歌的时候，

请记住爱情吧！老人们一生在照耀着这些河流的边界；新生的一代轻视他们。但是，时间是属于他们的；人们讲述的故事也是属于他们的：胡安·雷耶斯、胡里安·索托、埃里萨尔多·卡萨诺瓦、布兰卡·伊巴涅斯、特朗西多·翁丘尔、埃迪·马里诺夫斯基、莱奥·博尔赫伊尼；还有那百年纪念的耶尔乔、阿玛里约、伏达莱夫、米奇玛乌伊达和玛里托河流经的地区。

所有的河水都曾经唱过歌。

河流的第一首歌

爱河之歌

歌声，来自河流之歌
比奥比奥河上的歌声
来自草原的歌，开花时
无垠的天幕下，响起的歌。
来自天上的歌，呼号着，
因为万物说话，弹奏，
唱歌。巴盖尔河在唱歌，
还有那无名、最冰冷的河。
对，它们在唱歌，这个世界的
万物在唱歌；大山和布满
绿草的天空。爱之歌，你是
我的爱；所有湿漉漉的草原之歌，
草原开花又唱歌；姑娘们和小伙子
拥抱在一起；你沿河下行：我的
及时雨，我最炎热的夏天，我的
梦中之春，我的泪之歌。

（记于东西南北的上午时间）

河流的第一首歌

这是爱情　　这就是爱情
哎呀呀　　　这就是爱情……

哎呀呀　这就是我们为之哭泣的爱情
相爱的河流动身　　　匆忙而去

河道向下　　奔向哭泣张望的草原
我们是哭泣张望的大山，河流说
一面拉着大山的手一面打着招呼

狂风暴雨　　沿着长长的草原
风儿卷上来　那些让我们增加
大山痛苦的人们，说自己是来自
天上的草原　　我们是这个世界的
全部牧场　相爱的河流边离去边回答
一望无际　　一泻千里　　浪花泛起

加布里埃尔·伊巴涅斯唱出河流的第二首歌

水流跟着我们

——比奥比奥河

我们来到这里为了弹奏

——阿伊本河

由于寒冷　从悬崖落下　仿佛
要求我们：河流如此落下

拖着盲目叫喊的群山　　它们
相爱　这是欲望抬头，摧毁
山峰　　急流唱着歌　　摧毁山峰

我们就是人们心中的愿望
群山回答说　抱成一团　　摸索着
在水下全力以赴　是的：可是我们
为什么哭泣？下来的河流固执地
望着人们　　痛苦的追问　　骚动
用它们的臂膀把我们淹没

埃克多尔·黑塞尔老爹唱出河流的第三首歌

我们摧毁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托尔敦河

我们是水中的木桩

——伏依河中的溺水者

那里曾是瀑布　热爱激流的人告诉我们
激流出于慈悲　　把我们带走

穿过用生死从山顶上开辟的
悬崖峭壁　　我们被逐出天堂
智利的河流如是说　从天而落
如同托尔敦，如同伏依河，落下来
让太平洋在死人中生活　　浪涛生活
在尸体上　　我们被钉在水中的木桩上
那里曾经是瀑布：天空回答我们说
瀑布般地落下来　判决如此　蓝天
切断群山的痛苦

特奥巴尔多·黑塞尔唱出 第四首河流之歌

恰伊卡韦河，布特拉伊肯河的水：
“我们已经考虑了很多。”

特鲁夫尔　特鲁夫尔，叛徒，
高里科，曼索河的河道：
“我们注意到了寒冷。”

玛伊乌埃、达玛斯和布雷奥河
大大小小的支流：
“整个天空都在望着我们。”

我们已经考虑了很多　　潮湿的草原
总是这样说

往上　可以看到成千上万的水流
唱着歌落下来　整块的乌云
躲在急流形成的地平线后面

观望又观望　于是　跟我们一样
消耗自己　　如同被磨损的天空
随同水流落地　高空寒冷　把我们
摧毁　这些河流拖走许多躯体：
残肢断臂反复告诉我们，它们看到
自己飘浮在浪花中　　悬在水面上
水中涨满了牧草

船主尤兰达和乌里塞斯·摩里纳
朗诵第五首河流之歌

我们随着风穿过牧场的入口

——龙龙河,克鲁塞斯河

如同心灵的激流　打开心扉

——毛茵河水，走来的河

请看：我们飞起来了……

——激流,群山中的河道,
牧场和解冻期

现在山峰与山峰之间说话　　互相眺望
为了我们相爱　　因为我们面面相观

仅仅为了相爱，因为我们已经穿过一度
让我们迷失方向的风口　　多余的白色枷锁
向南移去　　中断的山脉　　正在离去

由于对这个世界的梦想，我们随着风
已经登上牧场的入口　　我们那出现在

地平线上充满牧草的躯体如此回答说。
你看：我们已经飞起来了。河流回答
这个世界最迷人的牧场　　如同出走的
灵魂　如同离去的激流　　登上天　抚摸
我们　　因为我心中的激流如此离去

对 你 说

我的幼芽，我的梦之床
我的爱情爆发和呼唤你的地方
那里是天空爆炸、群山落下之地
　　那里还是
你开花的水泡喷涌出来的地方
　　于是我们来到
我们攀升，爬行在所有要好的水流上
　　愿我们的流水永存
如同那永远不干枯的深河
　　愿我们终于从这所有生活的
长梦里醒来时，如同那些下来的兄弟
　　和沐浴的河流一样
我们得到宽阔和湍急的重生

把我记在你心上

在你的河流掀起的最秘密的急流里
　　请把我记在你的心上
当我们身上仅仅剩下一点点东西，比如
　　一条河岸，也请把我记在心上
把我记在你心上，如同那离开的水的询问
　　以后，当大鸟群摔下、乌云告诉我们
生命已经从我们指缝中溜走的时候，
　　请把我记在你心底
记在那仍然打扰你声音的一丝微风里
　　你的声音强烈而遥远
如同春天来到那冰冷的河道里

胡安·雷耶斯于是望着自己的爱情落到安第斯山上

于是他看到条条激流落到
　　我们头上
看到了最初给我和你起名的
　　那些小鸟
这是如同梦一般的秘密，出生前
　　我俩就曾梦见
命运安排从前你和我相知已久
　　我和你就已经出走
仿佛那条条远去的吃水线
　　因此请听这些海洋的声音
听听我们的河流如何落在山头
　　你也落到了群山里
你是我的爱、风和群山匹配的空气

爱德华多和曼努埃尔·亚诺斯共同朗诵第九首河流之歌

那时，在这个世界来到之前
在冰川和白雪来到之前，我
　　已经存在，注视着你
　　——天鹅河下山与巴盖尔河相会

我一直寻找你，我身后走来
第一条地平线，刚刚创造的
天空，刚刚诞生的海洋
　　都在呼唤着你
　　——巴盖尔河回答天鹅河的话

是大水摧毁了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河流回答我们的话　　河水从天而降
从我们眼前落到地面
从牧场和白云　爬行的是沿河道
呼啸而来的世界　是水下的木桩
升高了咬我们　　人工的风景如是说
风景生出来　抓住河两岸

面对出现的天空　　面对自我消耗
产生的冰川激流　　如同积雪中的大海
在有生命之前　我已经活着等待你：
天鹅河反复说　一面拥抱巴盖尔河
是人类的激情毁灭了这个世界的一切
于是，我们这些河中溺水者的儿子们
站起来　　刚刚创造出来的萌芽
改变着河水的颜色

阿古斯丁·迪亚斯现在唱出
第十首河流之歌

基督来看我。是基督要我
落入激流的陷阱。是基督
要我永远不离河水，因为
伏达河就是人类，河道之外
一无所有，除去迷宫，无数的河

——高科拉内河上的船工

可他妈的，我们是从哪里来的！

——阿古斯丁·亚涅斯望星空

于是,在积雪上　　　在山顶上　那里
群山互相眺望　　那里是天空 激流
在那里说话

善恶之间走基督开辟的道路　我们的
肉体拥抱着　　　弯曲着问道：
那梦是什么？

如同白雪　　如同在空中拥抱模糊不清
令人难以置信的暴风雪　前进的河流
问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善恶是
把我们分开的水流　我们回答河流说
一面倾听地平线的透露　地平线上群山
与海洋谈话　说话的是智利的天空
壮丽的天空　　布满星辰　　审视着我们

曼努埃尔·卡威罗同大家一道朗诵第十一首河流之歌

于是，上帝首先创造了水
滚滚的河水流下来，所有的
河水流下来

——伏达莱夫河上的曼努埃尔·卡威罗

因为是上帝要水流下来
是上帝给水流吹了一口气
仿佛注入了灵魂
把水从天上抛下来

——埃斯波龙河上的安东尼奥·伊巴涅斯

因为上帝给河流注入了灵魂
把河流推落人间　　如同人类
激流从天而降　　为了冻成冰块

——所有溺水者在水下拥抱

于是这生命的激流把我们
推下来　我们这些溺水者
冲破一切　　高声呐喊

我们互相撞击　如同海浪
撞击在安第斯山的大墙上
躁动的海浪用泡沫覆盖地平线

这说明梦想破灭，我们大家必须
生死在湍急、闪光的流水线上
首先是河流在天上飞过　我们说
一面望着大海迎接河流　　实际上
我们看到河流在拥抱，流下热泪
相爱的、被抛落的河流们回答说
它们被逐出天堂　　一身白色
用双臂揉搓我们　　仿佛是小草一棵

第九交响乐

于是，虽然没有铜管乐器、和弦和人的声音
它们也互相理解。那是草原的抽象语言学。
到达那里的，一开始只有河流，接着是白色地区，
随后是河狸和鹿的地区、虚幻状态的地区，万物
都有了名字。再往后，又来到另外一些新地名：
阿根廷，新阿劳乌加，通常是人类的国家，带着
大号、小号、钢琴和乐队。于是，序曲诞生，
说出的音符。当它们按计划交叉时，声音中断，
平原延伸，和弦升高；百姓们倾听并听见第一个
音符时，全体起立，仿佛群鸟，开始飞翔；河流迁移。
那就是为天堂演奏的乐队和交响曲。

最初的迁徙

我是你父母的上帝

他的声音突然从水中冒出招呼我：
“我是你父母的上帝、亚伯拉罕、雅各、以扫
以及你认识的一切人的上帝！”
“他们都在另外一个世界。”我回答说。“你
现在要做什么？”
“今天你渡过去的人在哪里？”
“没有人渡河。”我回答说。“人人都好像
身体很健康。”
“怎么回事？”
“就是这么回事，没有人渡河。”我又说了一遍。
慢慢地他的声音已经升高了；这时他似乎拦住了事情的继续：
“那好吧。”他答道。“去吧，那就把他们都杀死！”

——曼努埃尔·卡威罗在耶尔乔河之夜的梦

那是在阿玛里约河的峭壁上。这些由开拓者组成的家族伸展开来，形成一个巨大的弓形。开拓者的下面安置了儿子们；再下面是孙子们；再再下面是重孙子们。转眼之间，所

有的人聚会在一起；可片刻后水流驱散了他们的身影。后来，当疯狂、情欲和贪婪增加了河流的水量时，这些家族的身影又出现了，可是被杀得一塌糊涂。最后，当河水改道之前，人们看到了最后的几幕。那是在蒙萨尔韦朝圣回来的路上，起初，仿佛预告似地出现了一些东西：两具贴在一起的死狗从我们眼前飘流过去。尤兰达·蒙萨尔韦望着狗的尸体说，于是爱情开始；她又说：爱情也就结束了。她听到有人说，事情就是如此。当河流重新把水洒向天空时，这个世界的末日也就到了。就是埃斯波龙河的大火把我们抛到的这个世界。

于是河流继续走自己的路。新的湖泊、支流和干流一一出现；从前船夫们露营的地方开始留下新一代的足迹。曼努埃尔·卡威罗划着“曙光号”前进，给纷纷而来的家族渡河。站在那里望着河岸，他的身影时而显现在残壁颓垣上，时而又运输着那些沉思的身体出现在河面上。这些人来自世界各地，来自叫做立陶宛、黎巴嫩那神秘莫测的世界，来自名字陌生的河流。下船以后，他们讲述通常已经被忘却的故事；孩子们则长时间地欣赏着冰雹的射击。远方，河流升高，形成一个巨大的链条；河流上方可以依稀感到新雪包裹的山峰。这就如同遗产和惩罚俱来。自从那天火把我们赶下来以后，一批批新移民陆续来到又离去；布兰卡·伊巴涅斯幻觉中看到米奇玛乌伊达山峰上有一座被四条河流悬挂起来的城市闪闪发光，与此同时山下有一群人悲伤地抱做一团。我们的母亲醒来时喊道，在世界末日的审判上，上帝是这样安排的：他会降落到水面上来，与此同时，应该睁大眼睛等待，

洗耳恭听。是的，朋友，没有什么能像这些河流一样更加令人赞美了。

我们对面，积雪纷纷出现，又一一闪过，许多人被这种生活的毅力所折服。的确如此。成百条河流从地平线上集合，向我们包围过来。云中的呼啸声撞击乌云，仿佛在挖掘天空。

新时代一个个走来，可我亲爱的亡妻不停歇地打搅我，如同这些河水一样。

因此，命运是有趣的，朋友。命运里包含着全部宿命的东西，相聚又分散，如同伏达莱夫的流水中容纳大大小小的干流和支流穿过今天的世界。永不停歇是水的狂热。自从她走后就驱散了我唇边的笑容，河流就是如此。

从那时起，我就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白天的：苦苦挣扎，逆流而上；另一种是夜间的。自从米奇玛乌伊达的惨剧发生以后，就没有梦和睡眠，没有她不出现的地方。每天夜里，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她片刻不离我左右，这样的生活让我有苦有乐。她对我说：阿拉丁，你看着我！我觉得眼泪要夺眶而出了；我上前去要拥抱她，可是她改变了容貌，成了一个小伙子，有时看上去像是黑塞尔家族的某个儿子；或者更像是她跟那个小伙子躺倒在一起把我按到水中淹死。一天夜里，我看到她登上卡威罗的小艇嘲笑一群向曼努埃尔喊叫的人，他们要曼努埃尔把他们渡过河去。几年后，我以为不会有结果了，那是发生在强盗们在一些大庄园主指挥下摧毁这个世界边缘地区的时候。事情就是如此。

乌德松的蓝色峰顶早已露出面孔；圣克莱门特、伽德特拉尔、梅里茅尤、巴罗斯·阿拉纳和本迪斯盖罗斯山脉的白雪纷纷消退，扩展了这些河水的活动范围。一代又一代新人、子女、家庭和流亡者们早已经结束了命运多变的生活，如同有人一路顺风，有人则摔得粉身碎骨。渐渐地纸币开始流通起来；当金钱无论好坏终于用话语讲情的时候，文契出现了。那些手持证书的人们与名字不符，我们拒绝离开土地，那谈判简直就是与虎谋皮。第一次，他们人不多；张望了一阵子，就把亚诺斯家的商店和作坊夷为平地。亚诺斯老爹埃德华多召集弟弟们和儿子们开会，结果全村的人都来到他面前。

我也是那群人中的一员。我们日日夜夜提心吊胆地等着他们回来。我的任务是监视河上的情况。我哥哥安东尼奥的小儿子陪着我巡逻。那时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我俩终日瞭望着河面，能够伴着我俩的只有呼吸、水上的寒冷和一座无边的迷宫。孤独让我俩亲近了许多。起先是一起喝马黛茶，随后是讲笑话，交换秘密，说话的口气好像在梦中一样。匪帮们经常性的入侵让我俩在危险中成为知己，甚至有一天我浑身大汗地醒来，发现自己是拥抱着他入睡的。看到自己迷上了这个小伙子、他在紧张地注视着我，我跳上河岸，撒腿便跑。后来，我又看到了他，可是发现他要接近我的时候，我立刻躲开了。从那时起，我的亡妻夜里总是出现在让我疲惫不堪的噩梦中。她单独一人，用责备的目光望着我。好久以后，当曼努埃尔·卡威罗带来消息说安东尼奥的儿子跟别人吵架时被打死了，我突然明白自己一度步入了歧途，整个事情就是这么回事。所以在八年的时间里，我的亡妻每天夜里

都用责备的目光望着我。那不是责备，而是痛苦。她对我说，那小伙子就是我。

爱情就是如此，朋友。在冲动的暴风雪、条条激流和人类的疯癫之间，只有一层窗户纸。如果各种命运非要拿我们出气不可，那是因为它们不可能什么都爱，因为命运不可能跟随森林中给我们开放的每一条河。上帝亲自委托卡威罗负责运输这些尸体时，就屈尊安排好了这一切。

于是，河流就是如此不得休息了。起初，仅仅是匪帮打劫，随后是大庄园主带着武装巡逻队闯来，最后是各个家族的后代之间打得个你死我活。等到大家都睁开眼睛时，已经太晚了。洪水愤怒地袭来，河边上挤满了男人。这样，卡威罗摇身一变成为洪水的扈从；老早定居的家族慢慢对他起了疑心。尽管如此，当黑塞尔家最年长的老者在反常的炎热中凭直觉感到大屠杀临近的声音时，不知道为什么，老人去问卡威罗。曼努埃尔·卡威罗只是耸耸肩膀而已，但是在鸟毛、变形的河岸和沼泽之间发烧般地飘浮着什么东西。

果真如此。我哥哥安东尼奥说道，他的确看到了什么东西，这是他也要离开大家之前，最后回忆时讲出来的。那是在巴尔韦达河北岸上，乔卡诺家老大的孙子亚伯拉罕刚刚背判了父亲的时候。安东尼奥在五天五夜里自言自语说个不停，这是恐惧造成的。他说，看到了迪亚斯、萨穆埃尔和伊斯玛埃尔的儿子们的未来儿子们，为争夺母爱而互相残杀。他看到亚诺斯的重孙、埃赛基尔的朋友爱里亚斯死于他自己定的规则里被人碎尸之后扔到一条做梦都难以想像的水流中去了。他还看到埃尔特里科家族后代中最让人喜爱的姑娘鲁

兹被人用石头打死在一条还没有名称的河岸上，他控告那些跟这个姑娘睡过觉的人们。他还看到奥亥达家族中最后一个男人玛高科在天鹅河地区强奸了自己的女儿。后来，安东尼奥清醒过来的时候拥抱了我。他对我说，兄弟，他们在杀人啊！朋友，事情要么令人目瞪口呆，要么就是噩梦；可是河水里有惩罚，有许诺；如果上帝的旨意高兴，也可以没有任何事情。

一切都按照预言兑现了。这好像是激流抓住了活人的心脏，非要撕碎不可，非要毁掉不行。按照我父亲规定由五个家族创建起来的村庄，逐渐散落在岩石、诅咒和无法探究的错误黑暗中。一个个新居民点向着尚未核定的势力范围扩展；那第一场大火的光芒已经退到内部去了。有些人被大火的灼热烤糊涂了，选择了离开家园的道路，有的走掉了，有的为这条河上第一个吊死的人的耻辱从悬崖上付出了代价。曼努埃尔·卡威罗耐心地一一收敛这些破碎的尸体，如同五十年前在阿玛里约河口上收敛第一代蒙萨尔韦家族的那个儿子一样。他一直不说什么；可是，在一次感情冲动的时候，他走到黑塞尔身边说，这事太难做了。黑塞尔回答说，好啦，该轮到我们写《出埃及》啦。可是他接着问道："可他妈的怎么开始呢？"向东，面对一些无法通过的岩石，一户居民用肉眼发现了世界上最绿的水；工程师们开始建造第一批钢筋混凝土的桥梁。多年以后，当我母亲跑到黑塞尔家告诉他答案已经有了的时候，高速公路的构架已经呈现在一片万籁寂静之中了。

这样，这些河流上纠缠不清的事情就越来越多了。一个个小村子、一处处居民和大的村镇纷纷在河边兴建起来；自从我父亲伊巴涅斯为了死在埃斯波龙河畔而回到家乡以来，人类和社会、这与人的名称不符的幽灵们，一点点地争夺远处那些洼地。往上去，有人甚至到达奥尔诺比伦山那闪闪发光的锥体，面对内戈罗河对面建立了内戈罗河村；往下去，有了来到贝尔特兰湖的入口，兴建了贝尔特兰港。几年后，巡逻队来检查时，这里的土地早已经扩展到了北方的托尔敦河流域，东方的黑尼梅尼河，西方的高切尔河，南方的天鹅河和辛普森河。每发现一条新河，就会引出平行的水渠、支流、海峡和可见的岛屿。是的，一切水流从高山上落下，如同在龙卷风中树木和牧草仿佛每一步都在燃烧。因此，所有的大门都开放了。好像成群结队的天使和魔鬼都跑下来争夺这些河流了；而人类只不过是他们的战场罢了。如上所述，噩梦随着水的流动而增加；安东尼奥·伊巴涅斯在热昏的发烧中看到的那些景象最终都扎根在肉体的深处了

就是如此。当我们伊巴涅斯家族的老母声称她看到了悬挂在米奇玛乌伊达上空的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她说，那很像家族建立的第一个村庄：柴旦。因为与柴旦相同，这座美妙的城市也有河流经过。她说，那是天堂上的四条河：比松、基洪、底格里斯和埃乌弗拉特斯。这就是我们从创世起从埃斯波龙开出的四条河。

这就是我们正在走过的路。这一生让我们激动的幻想有很多，最难以忍受的是认为我们正在穿过坚硬的石头上。我

亲爱的亡妻就曾经是我的石头。所有的生命都是依赖其他生命而存在的。朋友，这是上帝的安排，早有旨意，一切活着的人都是别人穿越激流时的石头，只要有一块石头下沉，其他的石头就要摇晃、坍塌，把我们摔倒。就因为这个，我爱人在河水里失踪以后，我也下沉了。经过这些暴风雪袭击之后，有人隐约望见别的村落的模样，或悬挂起来，或埋在下面；人们知道那里应该有同样的种子，同样让河流激动的风。再过去一些，那些国家和城市有另外的名字了，但是带动我们前进的河流还是那一条。它就是伟大的伏达莱夫河。有人往往以为自己脱离了它的流域，但是，很快他就意识到那只是其中一段，水更深，或者更湍急，水流还是那个水流。有人以为了解它，以为它会向某个地方流去；而实际上，总是同一些水在同一条河里挣扎，粉碎了人们的回忆、悔恨、幻想和其他的狂热。因为只有上帝知道为什么要我们迷失方向和堕落。只有神的爱知道这个，于是我们匍匐在地，号啕大哭，不时地仰望苍天。曼努埃尔·卡威罗驾驶着“曙光号”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

是的，朋友，一切该来的都要来的，一切该发生的事情都要发生；尽管如此，如同水流下山来给我们看、让我们忍受我们制造的灾难一样，这些河水也在某个拐弯处、某个陡峭的河湾，保留着人类从天上带下来的光明之物。许多岁月过去了，出现在我梦中的那些人物又都回来看我了，因为命运的结局是一个；这一生或者下一生，为了这些永不疲倦的爱河，一切都要回来。河水从山上下来，汇入大海，然后从另一边上升，回到那无限的上天之河去。通过漫天星斗的夜

空，约旦河沐浴着我们，给我们显示部分消失的美丽。可是他妈的，咱们是从哪里来的呀？亚诺斯的侄子一次又一次地喊叫着，一面同我一道望着那些挤做一团的星星。

距离那里不远处，一队由女人、女婿、侄子和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重孙们组成的行列，向着格兰德河口的一侧走去，他（她）集合起来给我哥哥送行。曼努埃尔·卡威罗这个摆渡他人的人，走在我后面，极力掩饰着痛苦的表情、可能会让他终生回忆的惟一的痛苦表情。走在前面率领送葬队伍的是伊巴涅斯家的老母布兰卡·伊巴涅斯，一路上又唱又跳，不肯停歇。

洪流从安第斯山溢出

这些江河从安第斯山流下

南纬 43 到 57 度之间
面对新土地的西方
所有的河流、岸边
以及入海口

到处这样写道：

“流动的水是有福的，
河水拖拉的碎片是
有福的，包括鹅卵石；
你的声音、面孔、能看到
天空的眼睛是有福的，
有福的是所有的河水。”

成百　　上千条河流　　溢出山峰
流下山来

如同闪电　　如同一道道光芒照亮
地平线上的蔚蓝和远方的暴风雪
片片海滩　块块岩石　　我们变得透明
哦，是的，令人陶醉的白雪飘下来

激怒的太平洋　　激流喜爱的东西
冲毁平原的是河流　　人类怒目而视
这是遭遇　　为此我们粉身碎骨
多石的海岸匆忙离去　还有沙漠
群山看着海岸从头顶飞过　仿佛
一群群小鸟　　条条激流吹着口哨
在安第斯山的峰顶：我们来啦！
溢出群山之后　　时时在回忆

玛努埃拉·曼基莱夫在达玛斯河岸上回忆

卡斯迪约、内戈罗、黛诺河、奇芬河
以及恰波、贝尔特、高伊波斯湖的
全部流水：
　　　　——拖走了多少尸体……

从拉哈的瀑布上　　从安第斯山条条急流
解冻的冰水里　　布特拉兰的出水口
片片白雪和处处飞流而下的落水中：
　　　　——留下破烂，疙瘩，如同礁石一般

从比尔麦根、柴基瓦、圣路易
埃斯杜阿尔河和迪克·道克河的
流水和主干中：
　　　　——流放着尸体
　　　　僵硬，布满沙石
　　　　顺水而下

从达玛斯河分离出来　从纳迪斯河、从悬崖、
急流分离出来　　甚至整个智利从中走过
古老的冰川就这样经过大地：让人想起河流
如何从冰川中醒来　可是我们支离破碎
备受折磨的人类风景反驳说　　一面与河道冲突
冲掉泥土　　露出石头

布埃罗河的奥尔滕西亚·布拉沃对你说

许多人离开我们去了，我哭泣
从天上我哭泣，这条亲爱的河
带走了我的女儿伊莎

——伊索里娜·里韦拉在冷河的岩石中回忆

劳碌一生，死亡来临
仇恨，对，在折断的腿中
流过水的寒冷

——面对着曼索河岸

所有的河流团结一致，为着现在
杀掉他们，可是我依然如故

奥雷，我与你同在

——死者布埃罗河的奥尔滕西亚·布拉沃对你说

我们手捧过不可挽救者们的面孔，河岸上摆满了
尸体　我们拖拉着他们的躯体，太平洋里充满了
死人　覆盖着群山正在恋爱的河流齐声歌唱
可是山脉多么寒冷！智利被肢解的躯体回答说
肢解的躯体伸展在山顶上　脸朝下　支离破碎

巴罗·洛哈斯在毛乌茵的雪顶上回忆亡灵

亚尼——他总是这样叫我——你为什么
吃掉了我的眼睛？你为什么砍断我的双臂？
为什么在你的水域里把我撕得粉碎？

——拉乌拉·基拉班听她亡父
在奥斯迪内斯河岸上说

卡拉夫根河听到了我的祈祷，它从天上
下来带着复仇的使命，我知道
戈里塞尔达妹妹下来了

——戈里塞尔达·甘博阿听到她亡兄在卡拉夫根河
岸上说

我来吻你的嘴唇肿胀起来
我压在你身上的双腿
肿胀起来
我的眼泪肿胀起来，那就是河水……

——巴罗·洛哈斯梦中回忆
在毛乌茵河里失踪的丈夫

群山让我们肿胀起来　乌云让我们肿胀起来
条条支流肿胀起来，这就是河中的激流，我俩
说着登上了水的掩体：因为爱情通过白雪
来到我们心中；那是你们自己肿胀的躯体
飘浮在群山上　　恋爱的河流驳斥我们说
上面　在智利的保护下　　正在结冰
因为没有了你，我的心寒冷如冰

如　　霜

如同那一处处洁白的平原，我们的心
在其中互相抚摸、感到迷茫
这样，我的心结了冰，成为落下来
呼唤你河上积雪
仿佛冬天的呼叫，于是就结冻，
发出笑声
因为新的岁月还在等待着我们
如同结霜，当你不在、迷茫的爱情手鼓
在我们手中停顿下来的时刻

因此，没有你，我的心就结冰，
雪白和坚硬
只有你是我心灵的安慰
那温暖的初水

心　　碎

你从天而降，如同你有时对我
喊叫的那样：你还没出生呢！
水上漂流着剩余的东西，那是
我心脏的碎渣；河流支离破碎，
下游没有更多的抱怨，激流之下
我们跌落的地方，哭得心碎

我已心碎，一切都不存在
没有一点生命
只有你那坚持不懈的水流
只有你那追踪的水流不停

因为我的心住在那里

被水，被梦弄得热泪盈眶
四处逃走　梦里我只追寻着你
你远走以后　桥梁变得更加狭窄
激流穿过了花丛
河流改变了流向
它们要向天上流去
同样伟大的帝国们和你那岸上
荆棘丛中的欲望也会上天

我的心住在那里，这些河流弯曲的地方
只有你才是它们的流向
只有你在那里航行

安第斯山的幻觉

我看见你的爱情在升高
升高的是那安第斯山脉

S. M. E

就是在那一瞬间　　在爱情的照耀下　人们看到
安第斯山脉悬挂在海拔 2000 公尺的高空上
庄严　让天空从它脚下走过

整个山脉　轻飘飘　仿佛一条雪线
浮在风中　　洁白无暇　　舒展开来
耸立在平原之上　平原望山顶　难以相信
它如此巨大　　在空气中闪闪发亮

安第斯山峰上反射出地平线　　海岸
令人充满同情的大海斑点　好像这悬挂
高空的山脉幻觉让风景变得富有人情味：
是智利有了人情味　迷路的人望着天上的山
如此评论说　　咱们去找喜马拉雅山
罗卡约萨山　　阿尔匹斯山　　回答的是安第斯山
巍然耸立在天上

天上的绳索

是河流把安第斯山
同太平洋捆绑在一起

N. R. B.

于是从安第斯山脉看　河流
失去了灵魂　　南美的　　不可阻挡
流下山去

把天和地捆绑在一起　直到确定城市
沙漠　　可以看到的一切好像整个智利
只是一条毛巾伸展　在那些河岸中间
湿漉漉　　下山去

锁住岩石　锁住白雪　连接起我们的记忆
让我们敞开胃口塞满石头的记忆，回忆起
悬挂在安第斯山脉停尸墙上的溺水者
条条激流是属于被折磨的人　望着河流
把安第斯同太平洋捆绑在一起，我们记录

在案　　安第斯的侧翼受大海保护　　长长的如同绳索　　绷紧在积雪上面

悬挂在安第斯山上，溺水者们
于是朗诵第三十首河流之歌

那是天上的群山
激流中的石头
敲打着我们

那是寒冷的冬天
冰霜，河流
扑下来咬人

那是缺乏感情
我们从未爱过
那是大量时光
把我们毁灭在它的怀抱中

——悬挂在山顶上的
溺水者们在回忆

那是我们用死吻咬住了山顶
提醒我们的是那一条条河流

我们清扫着天空　　火山　　最寒冷的
亲吻我们的群山：我们清扫古老的
呼啸汹涌的大海　　比奥比奥的河水
重复说　上涨的水溢出了河道

那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相爱过　那是冬天
那是河道出现在我们溺水者的天空　现在
下来迎接你们的死吻　　死气沉沉的白雪
如同巴盖尔河的激流　　如同太平洋　　如同
所有落到这个世界的河流亲吻着我们说道：
是的，但为什么我们这些淹死在爱河飘浮在
安第斯山上的人们还要再说那些坏事呢？
我们悬挂在那里　　我们永远要问你们

萨穆埃尔和伊斯玛埃尔

赫雷米亚斯

一进入迈韦湖，比扬莱富河把水注入湖中，他的声音和躯体就从湖中的香蒲草中露出来，浑身被咬得青紫，滴水不停。他问我“: 你会把这件事写下来吗 ?”他释放出心中的狂怒 ,说“: 是的 ,那是因为恐惧。”事情是这样的：

从比奥比奥河直到巴盖尔河，水流染上了死亡和不幸，但是，这里，比扬莱富河口上，恐惧伤害了一些人。他们从山上下来，把我们围住，一个个捆绑起来。我们没有挨打，可他们指着我弟弟，命令我去咬他。我笑了笑，可是当我感到刺刀架在脖子上时我对弟弟小声说了一句“对不起”，然后就咬了弟弟一口。于是，他们命令弟弟：“现在，我要回击！”突然之间，我俩糊里糊涂地互相咬起来。起初，并不厉害，但是渐渐地求饶声和喊叫声开始与水声的喧闹混合在一起了；当第一滴鲜血流下来时，我俩都变成了野兽。我们互相用牙齿撕咬着对方的肌肉，直到突然间我弟弟身子一挺便摔倒在地上了，原来他的喉结被我咬碎了。那是刚刚开始。少数几个垂死的人也被开膛破肚，装进石头，沉入迈韦湖底。那天夜里尸体漂进了比扬莱富河。一共九人。直到黎明。

萨穆埃尔和伊斯玛埃尔

她喊道："毛乌茵河就是世界的脑髓！"太阳盯住暴风雪；河水在暴风雪下面闪闪发亮。隐约地看到她稍微擦一擦两腿中间已经晒干的血迹。她告诉我：情欲左右了他俩，就在这里毛乌茵河在世界本来的脑髓里接待了奥斯汀乃斯。

事情是这样的：

我父亲被人追捕失踪以后，家里就剩下我母亲、我大哥和我了。就在我们要出走的时候，河水包围了我们。等到我们在下游河岸站住脚时，我们就再也没有走成，直到那倒霉的一天来算账为止。那是在岸上的茅屋里。起初，我们三口睡在一起，可是后来我大哥成了男子汉，我母亲就要他睡到别处去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看看我，从那时起，他就在外面打地铺了。我哥哥一言不发地砍柴；我母亲几乎不跟他说话。夜复一夜，年复一年地过去了；直到一天夜里，当我蜷缩着搂住他，方才突然明白我俩刚刚干的事情，他完全进入了我的肉体深处，可我现在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第二天，我哥哥看着我的眼睛，接着，突然把我抱到怀中，用力贴着我的脊背，分开我的胯部，不停地抽送。后来，他大喊着，一把火点燃了茅屋。我们的母亲跑出来，一把拿起铁锹，使出浑身的力气，打中了哥哥的前额；但是，他把母亲扔到了我的身上，结果撕破了她的衣裳。他尖叫着，哭个不

停,一面拉住母亲,随后要安慰她:"好妈妈,好妈妈!"他柔声地说。可是回答他的只有伟大的毛乌茵河撞击岩石的歌声。

接着是一片寂静。

埃赛基尔

特拉伊多尔河的激流直冲谷底，悬崖峭壁似乎要坍塌下来。山顶上，乱石中，出现一群人的身影，一阵叫喊之后，他们纷纷像石头落水一样地倒下了。他说，内疚毁了我们。他又补充道，我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个。

事情发生在特拉伊多尔河上游。面对着皑皑白雪，这个地区最美丽的地方，我跟我的朋友埃赛基尔经常跑到那里去玩耍。有人强迫我们揭发检举我们的邻居，后来就是一场大屠杀。大家的房子分散在悬崖边上；当敌人推着我们来到那里的时候，我又一次看到了埃赛基尔在谷底水中的召唤。世界没有什么能比友谊更珍贵。

那时我十二岁，他比我小一点；可他对我来说比上帝还重要。只要我俩能见面，这一天都是高兴的。不久，我知道他生活得很苦。一天早晨，他来了，一个耳朵上用细绳拴着铅笔，另一个耳朵上夹着橡皮。他父亲是个移民，整天揍儿子，用这种方式强迫他去上学。他惟一在意的是我看到了他，在一片笑声中，他告诉我：他吃的所有苦头，都是为着我俩的友谊。从此，我故意找人打架，我想让人摔倒，就因为他曾经让人摔倒过。时光一年年地过去了；我俩各自走上了不同的生活道路。但是，后来我神志错乱的时候，他又一次出现在我的噩梦中：头发湿漉漉，向我微笑着走来。

此时此刻，在叫喊和恳求声中，敌人推着我们走向深渊，我想起来那场梦。随后，特拉伊多尔寒冷的河水包围了我。仿佛那是他的怀抱。

赫　　兰

布埃诺河与拉乌埃河的流水相背而行；往上去，落下来富塔河的急流。嗡嗡的水声已经让我进入梦乡，这时他指指那两条狗叫我看并且说道“：恋上了。”公狗不能脱身，便拖着母狗强行，母狗的嘴巴仿佛要抓住空气一样地噘起。他评论说，爱情就是这样，它们很快要垂死挣扎了。我回答说，是的。于是，他讲了起来：

那几场大冲突是因为热恋引起的。开始是一个有夫之妇被拐骗，随后是人所共知的复仇。当双方都想后退的时候，事情已经变得血流成河了。复仇一代又一代地传了下去。父子、堂兄弟、表兄弟打得昏天黑地，生生灭灭。发生最后那次械斗之前，一方把另一方的男女老少都抓住了，在动手杀死这些人之前，领头的家伙强迫所有的人都脱光衣服。因为他还记得冲突的起因。他喊道：都是为了一点尘埃！接着，他更加洪亮地叫起来：看看把他们埋到土里去还能不能复活！还能不能来杀我们！他下令：分开每个女人尸体的大腿，给她们每人身上放一个男人，把那已经不起作用的玩艺儿塞进女人体内；然后好像真的等待他（她）们复活似的，还把儿童放在母亲怀中吸奶。后来，当河边的人下来埋葬的时候，他（她）们的四肢和躯体已经僵硬得无法分开了。这就好像做爱一样，那位年纪最大的人脱帽说道。其他的人回

答道：的确如此。但是，上游，布埃诺宽阔的河道与富塔河相背而行的地方，我的身体仍然还在等待。我爱人的身体脸朝下贴在我身上，拖着我向嗡嗡的水声滚去。

鲁　　兹

“在那里！在那里！那些可恶的胆小鬼！打呀！打呀！”士兵们的叫喊声与狗群的汪汪叫混杂在一起，与此同时那间小草房梦一般地消失在水流里。那小伙子这时出现在士兵们面前。他很年轻，最多不过十五岁，惊愕中，他的嘴巴一张一合。突然，他把手指放在我嘴唇上，他让我看水流；北边，顺着湖水看去，那是特朗基尔河，往下是卡尔金科和瓜瓜河。南边，是伊赞河，旁边是伏伊和特鲁伏尔河。东边，奈尔图梅峡谷穿过所有河流的堤岸。身后，暴风雪漫天飞舞映衬着蓝色。

自从人们用石头打了那个女人以来，空气里就有某种坏东西飘荡。瓜瓜河边融化边流入湖中，河水闪闪发光。最后那一次我们逆流而上的时候，小伙子像往常一样，一直把我们送上船。他一句话也不会说，最多是呜噜呜噜几声，可他总是站在你身旁，你要是不把帽子转向脑后，先生，他绝对不会走开。他是被村边安家的一个女人从外边带回来的。她可能是他女人或者母亲，谁也闹不清楚，实际上有些妇女开始怀疑她了。她们说，她跟儿子关系暧昧，后来又找上了她们的男人。最后，她们一拥而上，一窝蜂似地用石头打她，直到把她逼疯为止。那小伙子急得跑过来跑过去，极力拦挡那些石头，可是当他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她时，她连咬带打地

推开他，逼他走远点！他真的出走了一个时期，虽然没有人说什么，实际上我们大家挺想念他。三个月以后，他回来了，大家一致收留了他，时间越长，他跟我们就越亲近。到今天为止，从最后那次看到他算起，已经过去六个多星期了。恶劣的气候和水流上涨超过了我们预定回家的时间；我们只好等待河水落下才能回家。可是一直不停地跟踪着我们的嗡嗡声让我们非常不安。我们中间的一位喊道：“这种天气，只有上帝才有胆量飞行！”渐渐地雨开始小了，天空好像要放晴了。就在这时，我们看到那小伙子跑着出现了。他身后，仿佛影子一样，那个被人们唾弃的女人在追赶他。我仅仅来得及跟他打了一个手势，正在我感到奇怪的时候，树林里响起来机关枪的“哒哒”声。枪声停止以后，大家听到小伙子在人影中越来越发狂的脚步声。当他意识到没有人会掉转帽子的方向时，便像一头猛兽般地朝着跟在他身后的人们扑过去。当我们被拉到直升飞机上的时候，他那被打成筛子般的身体还在河岸上颤动呢，旁边是那女人，好像在拥抱着他。有人告密说，我们是游击队员。这话没有维持多长时间。

后来，香蒲草减轻了我落地的力量，我是惟一能够重新看到那小草房的人。我只听到狗群在狂吠，再过去的事情就难以描述了。他们一共是十二个人，从来没有扛过枪。今天那里叫“寡妇”谷地。位置在奈尔图梅峡谷中。那里的鱼儿正在产卵。

唱啊，唱啊，互相爱慕的河
唱啊，唱啊，互相爱慕的河

玛 高 科

天鹅河是通向哪里的路？河旁，公路上，一辆辆汽车好像雪团，暴风雪开始放晴。再过去一些，靠近菲纳多河的地方，河水冲击着威严耸立的岩石，一排十字架指示着人们跌落山崖的地方，悬崖上仍然还悬挂着残留的木桩。“那是天鹅脖子上的烙印。”队长指着木桩对我说。此前已经有人告诉我这个绰号的来源。东边，落下来的是麦茵河的急流；西边是不可逾越的冰川；上方是天空。他说，活着实在是件怪事。我觉得他的声音里面有股冰冻的强笑。接着，他给我讲起来：“好了，队长，他命令说：轮到您了，我已经打好了小洞……”

天鹅河的流水不停地敲打着，撞击在悬崖上掀起波浪，树林的大合唱追随着涛声。可树林又是通向哪里的路呢？悬崖又是通向哪里的路呢？她不久前还是个小姑娘呢，我把全部的孤独都发泄在她身上了，她是我的光芒，我所有的流水。事情被发现了，我不得不跑了出来。我离开这条河，走得很远，直到听不见狗叫的地方才停下来。这些岩石都有动物的形状。它们总是在刺激着我。因此，过了几年之后，我慢慢朝回走，结果在这条皮诺切公路上找到一份工作，刚好就是这里：名字叫“猫石”。拿的是挨饿的工资，可是气候更糟，劳工多得很；牺牲的性命分文不值。我们开始在这个

巨大的岩壁上凿洞，给道路提供卵石。路上的卵石又是通向哪里的路呢？岩石坚硬，凿进去比上帝创造世界还难。用炸药的活计必须非常小心，可是直到那天之前，一切都还顺利，甚至还能开开玩笑。我们大家拴在同一条绳索上，一个挨一个地下来，领头的负责打木桩和系上导火索。只要出一个差错，我们就死定了。那天天亮以后，上工之前，气温特别低，这是冰雹的预兆，可是工期已经落后了，因此工头非逼着我们继续干活不可。这是造成灾难的主要原因。正当我们开始下到悬崖上的时候，冰雹砸下来了。在这种情况下，返回去比继续下降更糟。望着那白色的谷底，我好像看到了他那张脸。我那时想：活着可真费劲！天鹅河的脖子仿佛在回答说：是的，是的，是的。突然，有个什么白色的碎片，“嗖”的一声从我身旁过去了。接着，便听到肉体摔在石头上的声音，一秒钟后，“扑通”一声，激流就把他给卷走了。他大概就是那个领头人。别人还都以为摔下去的是我呢。实际上，等到我们明白时，已经太晚了，绳索发疯似地舞动起来，把大家都给拖下去了。只有少数几个人幻觉般地一瞬间抓住了一块小小的突出岩石，我挂在最下面。

立刻，一切全完了。狗群越叫越凶，她的双腿，如同岩石一样，狂怒地踢我。她满怀仇恨地抗拒着，对我又抓又咬。到最后，这个宝贝在我身下不再乱动时，她的整个身体如同深渊里的洞口一样开了门。河流两旁的巨大峭壁是通向哪里的道路？这条河曾经是我的梦；我的毁灭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天鹅河。天鹅的脖子发出来沙哑的歌声。

巴盖尔河上的十字架

巴兰卡斯河水注入瓦迪斯河。从南边落下来布拉沃河；从北边流过来奔迪斯盖罗河；沿着西边，了不起的巴盖尔河激流把一切席卷而去。他问我：孩子，你见过什么时候流过真正基督的血吗？然后，他给我指指那条河，再往上那大片大片被破坏的土地。他说，这都是贪心造成的。他仿佛真的来自另外那个世界，那惟一的眼睛好像要穿透那一条条河流。

那是一场无法无天的战争。大庄园主们开始经营木材了，短短几年里就毁坏了大片森林。于是，当“落叶松热”来了的时候，贪心激起了人们的欲望。对，对，那真是无法无天，无论什么样货色的人，他们都雇佣：蹲过大牢的，无恶不作的，痴呆疯癫的……两百多人，个个枕着双刃刀睡觉。报酬不少，可是工作很苦。必须忍受着长达好几个月与世隔绝的日子；没有女人让人火烧火燎地难受。白天，只能听到锯木头的“吱吱”声、命令人们躲避的吆喝声和树干倒下的轰鸣声。夜晚，则是伴着笑声的粗话，下赌注的叫喊声和时不时地吵架、斗殴的声音。只有潺潺的流水声永不止息，巴盖尔河的声音永远回荡在两岸之间。这条河是我们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惟一纽带。向南去，这条河与内戈罗河汇合，那里接收我们从这里往下放的木排。顺着巴盖尔河还给

我们运来给养；如果有人愿意，捎信也没有问题。但它毕竟是条河，永远是条河。

我是那群人里最年轻的一个。工作时，如果情绪好，我们可以干得不相上下；可是下工以后，赌博的瘾让他们个个心里痒痒，拿我当做中奖的彩头。有一次，为讨好一个男的，我们正亲热的时候，被他们发现了。因为这之前，这个男的有某种东西让我感动：他不大合群。因此我想给他一点点安慰，一点点而已。其他人于是说：好哇，宝贝儿！既然如此，干吗不跟大家都玩玩？一开始，我立刻自卫，甚至用刀砍伤了一个家伙，可是真正的惨剧接着就发生了。那是四月初的几天、必须在下大雪之前把活干完。由于发工钱和要回家的日子越来越近，人们的精神振作了许多，因此这场暴力才好不容易让位给冷嘲热讽；直到工头好像开玩笑似地说道：这个星期，好小伙子们是不吃肉的，他们为自己的罪孽在忏悔。那是个星期五。事情就是这样开头的。有个人站了起来，脱下裤子让大家看，一面说道：“这就是我最大的罪孽！”接着，他转身对着我喊道：“既然肉少，那咱们现在就拿这头母驴解馋吧！”其他人一面把我推来推去一面夸张地大笑大叫：“给点安慰吧 给点安慰吧！”跟我亲热过的那个男人只是冷眼望着那群人。他在我耳旁说：“忍住！忍住！”这时，工头又跳了出来：“现在我们就缺一个善心的基督了！”人们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雾一般的寂静似乎从河里升上来笼罩了一切。十分钟之后，十字架就做成了。有个人问道：“要母驴还是要新郎官！”他的眼睛瞪得很大，吃惊地望着大家。众人于是齐声呐喊：“要他 要他！”而我自己也跟着叫喊起来：“要他 要他！”当大家要把他钉上十字架的时候，我还想抓紧他的双脚呢。第一块扔过来的石头就打中

了我一只眼睛。很快，一切都结束了。第二天，粮食给养就运到了。那天是星期六。他身上的血已经干了；那十字架把天空分成了四份。再过两天，我们就要走了，钱也会很快花掉。在巴盖尔河的两岸，滔滔的水流永远唱着歌。向东，向南，向北，向西。